

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壽永嘉王長公暨林夫人偕老序



始不佞學禮入官守司馬署永嘉王郎由禮家起筮  
仕職方卽之恂恂叩之訥訥徐察之則葆真敦朴質  
有其文不佞齒之鴈行相視默契時諸郎習豪舉競  
游閒王郎退而繙書務博學以經世應門僅更童僕  
帷簿虛無人同舍言育德故席鼎裊且友琴瑟郎署  
非遲久不徙何索居而遠雞鳴王郎則以南北日操

兵分曹胼胝不暇果請以獨身徇事寧嗚嗚與妻子俱且先大夫敝廬孤懸海上守望相保終歲無寧居上而桑盛之田下而弓冶之業則自惻內攝之矣已未王郎挾經術校士南宮尋奉命薊門視師多所更定徃不佞謂其恂恂訥訥居然具文武材信矣分宜故通先世亟召王郎王郎絕跡相門無私謁分宜以爲望因而陸沉者五年既參藩議守郢都上書引疾不許越明年進監司分巡粵海再上書引疾許之先是張文忠急兩甥是足張吾宅相兩甥者是監司父少方伯叔父大司成文忠方得君誓將並進

而加諸膝兩公不處也比翼千仞而去之及長公既謝監司次公陽德亦謝叅政彼其耽耽者非不利也辟羽儀而集于木不亦競爽乎哉兩世以墳簞鳴以鴻鵠舉則其家步工矣初寇掠長公境鄉保土崩長公首事堡永昌次公罷計偕爲植旣告成事守乃完林夫人故左右長公尸內治長公入郢職肩鑰以從旣釋事歸夫人持家秉長公不入城府屏居橫塘受成先大夫主宗盟興禮教捐重費飭學宮間爲民間畫便宜白守令居常挾筴終日不問家淵默而天游二十年如一日夫人外主饗祀內主饗殮教主贊脩

功主織紉微柔共儉庶幾周南諸賓客諸弟子從長  
公游履滿戶外中厨授餐張具較若省括而中長公  
舉丈夫子三長孝廉次光祿次胄子諸孫勝冠者悉  
受業堂背日討而訓之無念爾祖無忝爾所生所不  
夙夜者非夫也歲乙酉長公始老越丁亥夫人亦如  
之其月一中夾鍾一中大簇其日則皆七日也王氏  
舉宗爲長公壽則介次公而抵王太常屬辭太常稱  
引蒙莊其辭斐然具矣林氏舉宗爲偕老壽則受長  
公命而抵不佞屬辭不佞寡聞何所藉口顧先世則  
魯之自出易與周禮在焉卽不嫺於辭取節可也在

易之繫天地成列而易行乎其中記禮樂者之言蓋  
取諸易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天地定位動靜有常夫人能知之夫人  
能言之矣要之乾以行健不能不本之靜專坤主靜  
而利安貞不能不乘之動闢故動爲靜父靜爲動君  
乾之姤爲潛乾以之而居始坤之比爲美爲文爲暢  
爲發坤以之而代終動靜相乘乾坤不毀幾不容間  
故曰中間大生廣生胥此矣長公由潛而見由見而  
潛瀕然若淵瑟然若蟄闇然若夜未旦春然若容喙  
然若尸居廓然若天府于于然若淡圍圍然若有待

而昭蘇具龍德而游其初是天道也乾道也夫人片  
言不踰闕跬步不下堂用而不勤積而不死不宰而  
宰無成而成不見而章不習而利時含時發時直時  
方始足以稱厚德而應無疆是地道也坤道也在禮  
七十曰老而傳猶之乎天清地寧退而各止其所六  
子代起協力以終天地之功陽爲陰先是宜當戶震  
司主噐一索而得孝廉坎踐坤位而當乾再索而得  
光祿成言乎艮三索而胃子興三陽成而子姓從之  
故其數九九陽數也旣盛而傳傳而滋盛天地之所  
以能長且久者率用此與世之長生久視者王氏居

多其顯者爲子喬爲子晉爲方平皆世類也東海之  
上至人棲焉僊游者爲安期爲羨門僊隱者爲老萊  
氏夫若婦夫以世類相禪地紀相依庶幾乎脫屣易  
易爾要之若而人也者雖竒不可爲典要雖高蹈不  
可以概中庸外其身而身存或一道也說天莫辨于  
易莫大乎乾坤觀禮者有言周禮所以本也是役也  
吾其質諸天地而徵諸遺經卽善爲辭吾無費矣

燕喜堂序

魯之燕喜何居則壽母以也夫魯周宗也周之興也  
豈徒世德專美乎哉毋儀備矣稷以姜嫄歷以姜女

文武以大姪大奴成以邑姜惟魯輔周厥有壽母吾宗受氏於魯封於潁川著於秦王於越龍驤以下昌阜於新都齊魯昔在比隣乃今南北不相及矣顧新都聚族萬計率轉轂於四方潛川最蕃蓋吾宗之昭景也處士堪具資斧受室於趙而居賈臨清是生仲姬卽孺人也孺人生而婉孌處士務得耦而妻傅季公季公世以閭右著臨清父母伯仲具在孺人事舅姑若二奴壹稟於孝敬庭無間言及姑程棄柁棹舅以張繼張宜孺人愈甚得其驩心舅馮几而命孺人姑氏願終身屬汝孺人唯唯獨脩孝養終其身孺人

既舉御史君洎三息女則以御史君獨子孰當鴈行乃遞進曾氏張氏二姬曾舉光熙張舉光啟孺人視之若已出顧復一如御史君御史君博學廣交傾四方之士孺人操之廩廩第釋而本業而後及其緒餘歲丁丑赴公車季公病矣病且革目二孽以屬孺人御史君自闕下來奔孤何以報罔極孺人投泣而語而父業有遺言孺子第翼二孽有成其誰曰匪報御史君悉讓家人產歸仲季孺人乃安及御史君令吳奉孺人就養居有頃孺人亟歸御史君則以母系自江南風土習矣孺人否否吾將繫孺子則二孽何

依吾將舉家以行吾何以責孺子爲廉吏吾其爲孺  
子攝當室行乎哉季公季年惟仲公在季公怡怡然  
事之也及卽世孺人壹以季公故事仲者事仲公卽  
禫施度閣不羸猶得及於温飽俯視諸子諸孫愛等  
惟振乏爲孳孳處士考終二息子亡其產孺人逆母  
若庶母養於家母以子若婦從庶母以女從皆同受  
糈終以禮葬各稱其情女兄弟皆貧或餽之食或給  
之田各望其腹中外待孺人舉火者無慮百餘曹孺  
人直以一身辨給之慈矣順矣惠且勞矣丁亥夏四  
月孺人始稱老於庭近屬曹子惟明願乞一言爲壽

不佞則宗人子也其何敢辭竊惟魯侯有母曰成風  
蓋太皞之自出是爲僖公母須句因之卒聲大義復  
父母之邦母德以子而益彰矣夫博施兼濟非有土  
者不遑而緩急必調則節俠之所有事孺人卽文伯  
母非巴婦清也或以庶並嫡或由親逮疏愛則鳴鳩  
施則葛藟成風然乎哉要以姜嫄姪妣之倫徽音相  
嗣顧尊居宮掖其於出納無專成澤之下流責在主  
器猶之大海無潤寧詎以一沃爲腴孺人獨於其身  
親見之蓋齊之孟諸魯之汶泗其潤滋廣御史君起  
家爲邑拊編戶而下布衣境內謳歌多士豫附則母

之教也乃今持斧而按關塞課吏士而殿最之異域  
來庭雜夷遠徙彼其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方斯福矣  
奉壽母而爲之壽不亦燕喜乎哉齊魯自昔以文學  
聞故饒作者要以奚斯公屬也今之言則壽母爲政  
不佞蹇於口安敢望公子魚借曰能言寧詎能一變  
至魯奉斯而誦法庶幾乎延陵之審音矣乎

### 南山篇

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父子之謂  
也如南山之壽詩人歌之自耆老而耄期皆壽類也  
余伯舅耄而未倦伯舅之子爲余伯兄老而未傳是

歲季秋上旬並及初度余帥諸弟上壽作南山篇  
汪道昆曰里中世家則吾宗之于母黨蓋姬姜匹也  
先淑人胡之自出宗于呂祖于姜世以部賦長五區  
守本富自外王父無祿外王母從一而終二叔舅席  
故饒務豪舉伯舅則先淑人從兄也身不滿五尺卑  
視而偃行其少也伯舅致柔而二叔舅用壯有不合  
或以非禮加之先淑人正色曰不亦甚乎兄長者也  
時伯兄齒與二叔舅差近伯舅遣之就賈駸駸起家  
歸而趨庭伯舅絕口不言受侮先司馬若先叔父日  
從三君子遊也不啻同胞于是愈益賢伯兄獨多伯



舅長者陰戒二叔舅無寧謂兩君難爲兄其後二叔舅遇敵而瑕始折節而下伯舅兩君並登七十故業下衰而伯兄以堂構承伯舅驩伯舅九十伯兄七十矣在禮七十杖於國伯兄收賦公府猶投袵躍馬朝出暮歸卽賈淮揚乘輕舟若飛鳥無用杖矣乃若伯舅周旋閭里不騎而徒僂僂乎往僂僂乎歸杖何有也在禮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伯兄游道浸廣出入率以身應門客至輒將父命肅之躬視供具伯舅部署庭內比中夜猶持扇鑰周巡里人謂區中方五十里若冕若弁若章甫若惠文若兜鍪若側注若緇布若

白綸諸勝冠者無慮千億有徒卽以谷量安得一黃髮黃髮難矣又安得古所希有者而子之藉令得子如其年又安得遞懸弧而及此耐也禮有三祝不佞道昆請六之于是首舉爵先以羞伯舅曲跽而祝曰二姓系出姬姜其始遷皆自宋始世多胡考諸外王父始儉於年乃今集諸伯舅而身享無疆伯舅之身則諸王父之身也請以是爲伯舅壽再祝曰聖如放勳九男不能必其嗣顏無繇有天幸矣有子而不能必其終伯舅非聖者也而有子承家子非大賢而齒若昆弟相帥而難老天予伯舅不亦單厚乎哉請以

是爲伯舅壽三祝曰彭祖壽矣錢鏐繼之或言彭咸則其孫也仲尼嘗竊比之矣豈不謂賢伯舅有孫善寧善事王父若父行且以經術著蓋聞孫也昔華封人之祝多男止矣况聞孫乎請以是爲伯舅壽乃退就西序揖伯兄而進曰舉世比屋而婚孰爲肺腑以余童年所記憶宜莫如先王父及諸外王父親比伯舅中年則余考氏叔氏世濟其好乃今不孝昆弟皆當室獨伯舅爲曾靈光吾伯兄一日之養賢於三公吾儕藉百其身無及矣伯兄壽哉更酌曰往不佞戮力四方考氏叔氏家食方從諸耆舊爲社而伯舅以

齒先鴈行乃今吾年始耆伯兄始老鄉閭之會吾將尋盟伯兄其以胄子狎主之次者不佞願以牛耳歸伯舅寔爲司盟其自今日始矣伯兄壽哉三酌曰里中桓文亦唯二姓遞爲盟主庶方不令而從乃今里俗日非何異季世不佞卜居東郭相去三舍而遙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伯兄以世族而司世籍四方之觀聽係焉代諸父黨以善一鄉則伯兄事也伯兄壽哉里人聞之相率而旅進也其言曰如司馬言長公秉中庸之德不爲名高其產僅中人之家不居厚利彼以高年而世相禪也孰爲隆施語有之天不人不因

人不天不成長公之重積則人也其單厚則天也塲  
人聞之笑曰吾儕幸大有年百年一覲豕君樹秫之  
田登矣菽粟入矣雞黍時矣此天予之具庶足以盡  
客驪于是伯舅旣醜酒而高視天乃肅客脩爵無算

### 加爵篇

喻太公始老豫章諸鄉大夫乞言爲壽于時鄧太史  
自金馬門命酌者本之乎見素陳三爵之辭卒爵則  
以太素申之蘄以加爵時邦相待几杖欣欣然籍之  
其後琅琊二公爲之傳記歷十年所邦相守括蒼乃  
奉太公郡舍中猶子舍也往太公就繕部樂矣徑歸

其後就澱水就武林通樂通歸如嚮者乃今則樂居  
括括何以得當太公顧僻遠一區傳車歲一巡戶屨  
月一至雞三號守及寢門省無恙日高春出視事敏  
若析薪入質程書則禺中爾太公據梧而坐傾耳而  
概其成卽屏常珍腹果然望矣歲登大耋其初度當  
鶉火中諸郡相帥諸縣大夫謀爲太公壽則以善言  
不再毋敢恩太史里居太公得弇州集而屬厭太守  
公雅善不佞兄弟于是分遣郡使之吳會縣使之新  
都先是弇州遇異人喻少君道益精神益王矣他日  
以授不佞適二豎爲政學術未成使者日叩門疾日

甚青田則吾鄉之良也重使及門者三不佞拊几而  
頷之毋刺促爲也始吾善太守而知太公旣則慕太  
公而諾太守成言在耳業已後期太公吐聲利而茹  
文辭質有其文矣卽非太守吾不失一太公余負褊  
心右姪直左弟靡無論其行率其辭亦類之太守爲  
尚書郎以行藝顯不容而後見君子繕部有焉旣貳  
武林抗監大夫格分部匡同官之不逮論諸豪舉如  
論窮囚不佞見客而心下之其抗辭亦猶是也嚮已  
受命太守宿諾未修卽非十大夫吾不失一太守顧  
太史疇昔之辭至矣眇論何加舟州之才什倍不佞

且彼壯我老其何以當鴈行此不佞之所爲踳踳者  
也竊惟齊紫敗素什倍賈之時人之目盲矣世之涉  
聲利猶入紫也素而不滓不亦矚然乎哉三入而纁  
五入而緇七入而緇九而紫罪紫者窮其敗素而浮  
奪朱蓋奪則亂真敗則滅質罪有差矣敦素則無用  
朱也何用紫耶太公少孤伯當室讓歲羸勿問當母  
氏而庇伯安其心比攝家秉室季若兄子三醮兄女  
二人不無事矣歲羸具在當母氏而讓功聚食者三  
家當母氏而割家人產自取其瘠而讓膏腴于季孟  
之家產三分季室火延仲室則皆燬獨伯遺室巋然

猶存太公直以天幸幸二孤庇是藐諸孤猶庇燮也  
毋季年就太公養躬率安人夏百自損以承一驩毋  
衍衍饗之不自知其以詘爲羸也柘捲澤熄率假貸  
以奉有終獨授諸子經引繩墨以敦主器及邦相歲  
有祿入畢進太公太公操其羸務行其德於是時緩  
急急門內外親婚予禽歛予榘無告予衣舖以爲常  
客及門供具必腆或于其隣坐不辦太公爲召客而  
盡其驩太公旣受繕部封章服不御有司賓之鄉射  
謝不行之人也聲利不入于心六行不愆於素此其  
心則素心也其質行則素履也顧守之也而未化居

之也而未忘忘則懸解化則坐忘是曰太素自太素  
之說入日駸駸而化可幾幾于忘矣其始就繕部樂  
從都市諸賢豪長者游旣則以爲俠窟也者而去之  
歸老吾素而已旣就澌水樂其政平旣則以爲蘧廬  
也者而去之歸老吾素而已武林則東南一都會也  
間一出而事游觀旣則以爲夢境也者而去之歸老  
吾素而已是曰見素見則惡能忘其居括也不然進  
於忘矣忘則安安則化行年八十而八十化庶幾乎  
純白備而爲真人有味乎太史脩爵之辭蓋饗之十  
年而後得吾斯以爲至矣要之素無色太無名如將

九日集 卷之十七  
三  
說而去之而後可與語太說則有能去則有所能所  
在則與俱在能所忘則與俱忘老氏有言聖人去泰  
去泰則可素可絢可玄可黃卒之不失故吾歸於無  
色無色則無名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德益進吾將  
以是進太公等而上之雖百歲可知也于是邦相弄  
雛膝下得請太公覽揆之辰乃命三爵上爵則七鬯  
也邦相舉之第祝天者三祝太公者三無用辭矣次  
則同官爲僚猶之乎子道也於是乎諸相君遞進而  
弇州命辭次則太守子十邑而隸諸大夫諸大夫視  
太公猶衆父父也於是十大夫旅進而不佞三祝太

公引滿而酌曰嘻誰謂司馬有辭竊史贊之緒餘琅  
琊氏之士苴爾

天佚篇壽殷計相暨莊夫人百五十歲

周之始興左韃橐而右惇史蓋貴親尚齒周道所先  
古君侯以禮起家秉周禮以從政禮行於憲乞二三  
耆舊在焉計相殷公春秋最長君侯故屬計相嚴事  
有加計相昔嘗急君侯竊以爲得君侯晚戊子春王  
正月旅從計相侍燕君侯計相獻爵而言在禮七十  
不與賓客之事正茂歸老五稔承聽不聰自今以往  
屏跡飛布之陰饋酌無相及也既卒爵退以其私語

道昆人壽幾何寧詎能自必偕老乃今吾年七十有六吾室七十有四合之得百五十不謂不高使吾從諸大夫後搢搢然爲祭酒先爲嘗食先詩矣道昆避席而起曰有是哉古昔以伉儷特聞顯則文王后妃隱則梁孟顧關雎不序其齒會稽未紀其年夫夫百五十業已周大衍者三歷世者五然而未究也于時君侯起爲壽計相固辭道昆進曰其然非壽期也非壽所也協諸覽揆之辰夫人以四月四日計相以六月四日第擇可爲期踵門而奉卮酒於庭則其所也君侯敬諾期將何從對曰齊事先配林而後泰山魯

事先類宮而後上帝何以故不敢質尊故也且清和司令固宜飲酎四月良矣期至屬不佞道昆爲並祝之辭君侯帥司農司理二相君而程司徒汪比部暨不佞道昆從而後先期爲約主駕部設上尊入門而懸輿君侯當命酌者不佞竊以古之爲壽各用其情周公壽成王以弱冠非期也沛公壽項伯以行間非所也今之爲壽者率以什取盈五十曰艾百年曰期皆是物也惟茲百五十年則艾而期期而艾矣雖有巧歷莫爲名言冥靈大椿由此塗出乃若合併爲壽未之前聞不佞道昆幸得而與知矣譬之日月萬古

此貞明萬古此代明義和望舒同躔異宿固也要之  
弦望晦朔月以日成歟訾降婁日以月次千歲日致  
合璧中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郊主日而配以月陰  
陽和而萬物生此天地之大德也合併之謂也新都  
爲高皇帝南輔名世代興都卿相者什有三歛居  
其五課績則計相居最延賞則計相居多此其緒餘  
毋復緩頰乃若琴瑟相友冕紱相輝齒德相齊子姓  
相禪何論境內無兩不亦當世董董乎哉彼其儻然  
而來嘉祥盈皆從流無紀將爲滔滔徼福無厭將爲  
穰穰無紀非恬也無饜非愉也不恬不愉非在宥之

所爲務也往聞諸計相非并日不肉非上客不珍相  
內厝薪近庖非伏枕不授鑰人言計相如蕭相國夫  
人如敬姜雖在芬華于是乎有紀矣計相又言厚重  
則卿材也吾生也燥柰何得上卿沉靜則壽者事也  
吾任佻不自持柰何得上壽且也吾黨同塾者若而  
人同庠者若而人同受室者若而人同通籍者若而  
人乃今相與白首者曾不能什一吾幸不春而給不  
饁而康歸然靈光直吾有耦天予難老吾何修而得  
此哉之人也之言也則君子屬厭之心也恬矣愉矣  
堯舜未之逮也而計相居之和氣致祥疇之多福莫



不具足期期艾艾奚翅百五十爲春百五十爲秋邪  
君侯觴矣伯兄酌矣獻畢則以次授二相君相君遞  
行觴如嚮者獻畢則以次授二三子二三子遞行觴  
如嚮者駕部以諸父黨請爲計相行酬再拜而修爵  
曰君侯以禮而命湯孫自玄鳥以下敢不拜賜守善  
故學禮請以宰夫之獻獻三事大夫道昆進曰居三  
子猶得奉卮酒爲庭內壽

壽草市程次公六十序

余與江方伯自同朝以迄里居垂三十年相善也其  
後十年方伯諸子猶北面事余修世講則與吾兒無

擇申以婚姻戊子冬二三子造太函來謁謂朝有股  
肱之佐則有太常鄉有不二之老則有惇史若海陽  
程次公者非所謂不二之老乎哉良月上旬次公壽  
六十惟司馬有辭以備惇史二三子將藉口以命宰  
夫次公於方伯冢孫爲肺腑親故余聞次公質行甚  
具次公孝友恭儉性端慤然諾必矜始爲儒而業成  
去而爲賈里俗左儒而右賈次公顧獨喜儒諸儒生  
爭慕附之是賈名而儒行者也族賈逐什一務乾沒  
以奸富爲良諸細民從次公質錢惟以什一爲準無  
所乾沒脫貧乏不能出子錢次公惟取母錢廢質劑

九函集 卷之十七  
細民歸之者如流水息業益滋初次公父季年兄伯  
主著居業幾不振次公蒿目而更始居數年數倍其  
初其後廢著居則鼎足而三分產伯若季私念曰自  
余持家秉乃減仲產賴仲以有今日今析居願損伯  
若季以益仲次公舉而均之不私一錢視伯若季怡  
怡如也嘗賈桐鄉會倭大至阮中丞鶚保桐鄉城倭  
圍之數重城中糧絕旦暮且破次公首輸千金以佐  
軍實爲士民先卒保桐鄉城完次公力也中丞褒予  
次公甚至次公謝不敢當識者比之魯仲連卽劇孟  
無論矣次公居鄉訥訥然言不出諸口至當大義不

難以身先之卽羣不逞狎侮次公次公置不問性喜  
施予旣饒喜施予益甚諸枵腹而待次公者莫不虛  
而往實而歸人或貸次公金錢不能償次公亟爲之  
折券已責外毋發居逾十年待次公以老次公母事  
之旦夕供具惟謹次公善心計故人厚善者率以貲  
附次公次公爲息至倍徙家賴以起次公賈吳會吳  
郡守高次公義書棹楔旌之次公數得天則有天幸  
嘗客桐汭左隣火延燒百餘家獨次公所居室巋然  
獨完人以爲瑞室州守躬行火式閭而禮之又嘗乘  
車涉水渡河馬自顧其尾次公以爲異乃迴車俄而

水解賴以不沒或以爲次公盛德所感云吾聞之有德者壽得天者壽次公自少而耆篤人倫惇行誼其德足稱一宜壽次公以德得天之所助者順也卽返風涉水二事天之應次公不啻影響二宜壽次公以不用爲用故得保其精神完三宜壽次公不繫尺組乃隻身以保孤城非烈丈夫宜不及此此其保者雖一邑而國威賴之其所全活者何啻數十萬人四宜壽次公修此四者天之壽次公未艾也語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次公有丈夫子六人皆岐嶷悅人志意行且大次公之業而高其門次公且于其身親見

之百順備矣得全全昌非是之謂乎禮六十杖於鄉鄉有不二之老鄉人之所矜式也次公行且列之瞽宗天子親袒割饋醕惇史足徵矣奚俟乎予言于是二三子以余言告次公奉觴上壽次公三醕乃言曰某不閒于德不自意得當司馬司馬以魯仲連而脩我我則安能謹謝不敏于是主賓次第余言揭之次公之堂次公乃肅容就舍

壽十弟及耆序

吾先世家千秋里逝以黃髮而享高年曾大父及伯大父吾大父及吾父吾叔父從叔父併登大耋蓋伯

大父生從叔父是生十弟參軍所謂繼別爲宗則大宗子也歲甲子吾大父生吾父吾叔父蓋與從叔父同年吾父生吾則所謂繼禰爲小宗則小宗子也由吾曾大父而上歷十有五世率務孝弟力田吾大父先伯大父始用賈起家至十弟始累鉅萬諸弟子業儒術者則自吾始幸而先鳴吾長十弟者一年入則同室出則同門爲兒則同嬉遊出就外傳則同佔畢同寢處諸父老有鑒者數目兩孺子以其私語曰昆則敏矣宜多聞喚也推少文宜多蓄及吾結髮通籍十弟亦受成而賈魚鹽居常無所用竒以睢睢決策

顧數有天幸過當取羸居數年倍從叔父之產從叔父乃大喜乃公去而家食庶可無憂吾旣爲尚書郎俯仰董董吾父愠見於色卽得御史大夫式賢於丞相弘吾竊竊惑之使平津去牧豕而務孳生豈其出卜氏下及吾當室家人生事始得與聞乃竊歎曰嗟乎與其操徑寸毛錐屬辭比事掉三寸舌爲國家決筴而定是非習靜則開方丈室聚諸長者子而學無生豪舉則援北斗而酌五石之樽陶然醉而渙然醒也則十弟不如吾與其左陶右猗修故業而息之無智名無勇功其握算如丈人之承蜩什不失一其待

時而滋長也如場師之種樹踰年而把中年而拱十年而高十尋則吾不如十弟故吾既釋邦政蓋稅天歿者十年於茲進退自如宜及難老乃今顛毛種種衰白相仍十弟猶然客輪輳之區捐捐然親積著化居之業乃今齒髮如故膂力方剛年雖及杖鄉疆而未艾吾以佚而衰彼以勞而健則何以哉無亦意適則忘勞忘勞則神王意煩則心亂心亂則神疲修道養壽有省有不省爾疇之五福亟稱壽富康寧而貴無所預蓋治生莫如富養生莫如康寧由是可以致長生壽之資也彼其躡崇高歷險阻委質於國會不

有其躬難與語此矣華封人之祝伊耆氏曰壽曰富曰多男夫壽富則于其身多男子則于其後善爲之後家有造而保無疆壽之至也以此語壽十弟其殆庶幾乎往吾及耆之辰十弟從諸兄弟就東郭爲吾壽今茲十弟之始耆也吾亦帥諸兄弟壽之於曼碩之堂吾執爵而與十弟言憶昔兒時依叢薄中偶語吾兩人固當駢肩相逐慎勿入羣兒伍中里媪聞而宣言之安得此非常語乃今春秋並長宜可與羣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兒時吾與若部署居室其必四面皆三達以應四時四達而虛其中應中央土繞以

水周旋如環比幼未知明堂辟雍居然冥合乃今  
弟考居室則其地也不亦肯堂乎哉吾徙城東隅其  
制湫隘概諸旋馬亦足以容吾弟觴矣既又曰憶昔  
兒時伯大父務織膏弟猶布衣布被不啻復陶享之  
乃今廉賈累三百倍疇昔弟猶折節爲儉無所芬華  
吾弟觴矣既三醕叔子一涓將舅氏命乞吾言爲酌  
者先則以太史公言富而好行其德參軍有焉卽伉  
直無深情顧以身振人之急視人在阽危若已推而  
納之溝壑卽小惠未徧庶幾不忍人之心良也無良  
參軍視若手足茲適初度敢徼惠先君子乞司馬一

言竊惟十弟少長宗公亡敢以其私爲之延譽舅氏  
先君子則故文學吳子欽蓋亦非常士也吾無用新  
語第述嚮者之語以應之是爲序

壽域篇爲長者王封君壽

蜀故多賈則物產饒自漢始通西南而京邑郊野之  
富僅稱近蜀蜀產則良金文錦鞞韜赤堇丹鉛  
竹箭材木兼以卮薑蒟醬笮馬棘牛因地逐時贏得  
過當第出入灑瀕錯雜氏羌此惟土著所宜遠浙者  
多辟易新都保界窳阻地褊而饒食指滋繁靡不待  
賈而足上賈棲淮海治魚鹽恪守程期歲息不逮什

一顧薄收厚積原大而饒概諸中庸斯愉快勝任矣  
賈蜀則以奇勝鷹揚而隼擊之無庸蹲鴟翹足可當  
卓氏第勤遠略埒淮海而捷有加此非常之原創始  
者所有事也王干距吾里一舍有半是爲王氏世家  
余故從王子脩與計偕子脩從弟子承始入蜀歷四  
十年所子脩業已謝監司子承以詘爲羸卒致鉅萬  
蜀人以質行稱王長者以資斧稱封君及叔子受業  
成均殆將以其子顯子承莫之應而中外群然並稱  
王封君封君云子承所至務推赤心望人人腹不招  
而集不約而堅蜀人蟻附之片言可市無評價無求

良無干利權無畔盟主甚者若家人父子聚族質成  
言出惟行無抗無墜久之則雕結待命乎若豚魚來  
則交臂受成去則喁喁內嚮忠信行於蠻貊固非虛  
言子承即游于賈人乎顧魁然丈夫也獨持大體出  
入中倫諸弟諸子從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願  
與之代興各致千萬有差無德色即手拓家人產鼎  
足分之諸下賈至自新都揔已而聽子承如祭酒市  
遲則代居以市歸急則代價以歸諸負子承者累八  
千緡迄今勿問彼中學宮圯子承獨力新之縣大夫  
嘆曰夫夫以平市得吾民自良賈事是役也責在夫

家之人也羈旅而居無所藉不待徵發而赴公事節  
俠難哉居無何督學使者行縣召叔子入試補縣諸  
生時異籍不得隸學官有厲禁官師弛禁而命之人  
蓋多子承仲春懸弧邸中所善客過爲壽客言西楚  
二十五年而霸猶恥衣繡夜行封君起中賈而冠上  
游所欲聚矣奄忽老至無亦將卷土而東乎諸父老  
日幾幾望之無寧以即次老也子承領之再客善爲  
老夫謀蓋將携手同歸忠之屬也無論西楚即赤帝  
子寤寐猶在沛宮老夫旣及崦嵫寧無父母之國顧  
席先世遺澤生子如豚犬者四人長子世綱嘗從老

夫戮力起蜀命之受蜀故業庶幾習蜀事而饜蜀心  
淮海利源且去新都差近部使者主鹽筴厥有章程  
即利滋薄無近功蓋王道也次子世紀中材耳老夫  
以是命之夫儒爲名高賈爲厚利家司臬而後聞其  
無名季子世經業已籍太學非敢必成名也第教之  
儒成則嗣我家聲否亦不失本業幼子則童犢也未  
知所裁天幸假我十年營此三窟及夫繭栗就牯可  
觀厥成菟裘乃在故鄉吾歸不後先是長子受室亦  
出樂安我淑人兄女也樂安述其言甚具余壯之蜀  
道難於上青天是曰絕域子承輕身獨往歲星四周



備嘗險阻艱難未及稅駕一何壯也在禮七十曰老而傳即委質爲臣七十致仕班生壯矣迄于白首猶願生入玉門關伏波有言老當益壯子承是已在易自蹇之解俱利西南蓋主利爲坤西南其位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老而壯其大壯之時乎進之則爲棘津爲淇澳天錫難老其在斯與吾聞西極化人具無量壽其國極樂其人化生且與蜀爲隣蜀東裔也命曰壽域彼岸可登子承樂居之十萬八千直跬步耳會長子覲蜀籍余言以趨庭余方嚮往無生客言或一道

也長者其以于闐爲堯率亦將以震旦爲娑婆邪吾將爲方外游面質長者

阜成篇

新都山峭厲水清激都人士壹稟於地靈地秉陰而上躋故女德滋茂地道則妻道也母道也亦猶之乎臣道也地主靜不以含弘而廢直方臣主敬不以鞠躬而廢骨鯁母主慈不以柘捲而廢機杼妻以順爲正不以琴瑟而廢鷄鳴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是坤道也新都業賈者什七八族爲賈而雋爲儒因地趨時則男子所有事外言不入于梱此無與于闕

觀然而巴婦賓秦禮抗萬乘搢搢然而工貨殖懷清者固如是耶揆之無成而代有終殆亦無所逃于天地故正位乎內致役乎坤不出戶庭握筭千里之外胥賴於此夫坤主利利居貞主利則美利承乾致役則三子爲役六二之動內直外方敬勝吉而義勝從不習而利皆由此塗出也吾友方仲子用俊以博士易傾其曹伯兄用仁季弟用仕皆籍胄子兩人者席故資治鹽筴都廣陵仲居中而參鴈行北面而受功冷即季孟在事相距千里仲率與聞坐而應之若合右契竊惟儒賈異業不相爲謀儒者詘化居賈者詘

著述猶寒暑之于裘葛也水陸之于舟車也各爲適主疇能相通使仲多材亦一逢掖耳商瞿之工不逮端木田何之術孰若白圭輻圓轂方即棘膏不能爲滑其轉轂者非也方母出於鮑鮑母出於方旣字而歸方季公蓋母黨也季公倍母則以藐諸孤屬焉三孤立則母尸養不立則何貴於食母母以油油著愛嗃嗃著威斯其有母之親有父之尊爲家之嚴君一也仲從兄帥弟出入必告晨夕必朝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惟命仲居子舍就養無方母命可則可之否則否之故母言不外聞而因仲有聞矣母有仲妣舉

子用章用章共命如三孤仲姒之操獨子也如母概  
諸坤道得主有常此二母之家教也母猶夫人母也  
非有象掃之貴魚軒之榮顧母之介福日增三孤之  
業日起要以聖善寧不爲天下母乎何所貴之母儀  
備矣本之則母爲大司徒之自出其人以長者特聞  
疇昔待年奉母教唯謹其居室爲令女爲碩人及其  
有家爲好逑爲壽母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母不其然  
庶幾乎珠之淵鳳之穴也夫以大司徒而父三息女  
再索得離在乾之同人庸德章而文明著母是已以  
母而子三孤再索得坎在坤之比敬義立而德不孤

仲是已大司徒司國計主人倫即子姓林林母出母  
右是則丈夫子也要之衿鞶何負孤矢哉諸長老言  
大司徒爲外王父仲爲外孫仲守諸生歷有年所母  
能食能教能愛能勞席外王父之寵靈一舉而加諸  
膝無難矣有縱送而無罄控翩翩超乘而及前茅良  
時在茲何不爲也往 世祖紀元甲午大司徒起家  
春秋母在公宮聞之習矣由是嫺于內則私淑敬姜  
拮据不以沃忘勞授受不以親踰闕推之廣大悉備  
潔淨精微壹本之乎謹嚴母以身教先之矣良賈直  
與時逐良士寧詎違時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易者時

也茲其阜成之時乎大司徒有孫世延吾甥也自言  
世延不類無能從內兄後祝孺人姑諸善內兄者若  
而人待命太函爲孺人姑壽世延願將命效之孺人  
姑予頷之曰可

太函集卷之十七

太函集卷之十八

新都注道昆伯玉著

序八首

壽域篇

太守公起家梁山未及壯而通籍三十而掌計四十  
而專城于時大司徒請之新都則大司馬業已爲撫  
州得請矣其後觸厲禁貳長沙五十而入新都猶然  
五馬始艾之日鶉火歷禺中先期移書畢謝諸鄉大  
夫庭謝諸令長誦蓼莪而懷罔極覽揆之謂何一舉  
醕而甘之非人子也上有明禁幣毋旅飲毋羣一解

天網而還故吾其胡可再再則非人臣也故侈之文則言無當肆之筵授之筐則命不共其惟諒予心之無他寔饗明德之賜于是鄉大夫旅進爲壽不以文不以幣不以觴諸令長項項而意不伸喁喁而議未決六馬結轍就不佞而謀焉竊嘗聞之守令猶姑婦也環堵之室姑與婦俱姑介吉祥登壽考夙戒諸婦毋吾以以瘠爾曹諸婦傾耳聽之敢不惟命亦惟薦不完采羞不列珍婦順章矣無寧白首在坐終不能曲跽堂下贊一辭邪斯其無所解于心無所逃于天地者也故恭近于禮而有時乎悖禮衡命非恭而有

時乎爲恭吾黨詘于辭惟司馬爲之擯詔夫古者四十始仕五十命爲大夫歲至而後官之蓋其慎也漢方尚少終賈代興射策請纓偉哉國士要以繩其危言折其盛氣其惟老成人乎歲拱則章夕拱則祥故速成不若晚成之爲愈也公盛年而最百里傾六曹歷年始彊江左右望若時雨撫之遺愛迄今猶歌儻之當彼其時固信其無非心無過舉矣抑或澠淄未辨日月未更夫人所時有也藉令伯玉未艾果能悉知之悉寡之乎其未邪天將庸玉於成歷十年所其持益固其慮益精不斲知而知不斲寡而寡則公今

日事也境內望公久矣若已弗克見也者而既見之  
卽有胸而無心其誰不夷且悅此百姓之德也十年  
以往六君子方待年公宮異日者得姑而事之直懼  
其不嘻嘻則嗃嗃爾乃今姑龔黃而婦卓魯環千里  
而聚一堂庭以內無勃礪梱以內無諍語可則可然  
則然有所不可務求其可有所不然務求其然和若  
和美應若桴鼓亦越十載而旦暮遇之此諸大夫之  
德也顧百姓望公門若閭闔諸大夫奉公戒若神明  
雖善爲辭莫之紹介藉令幸得專達其將何辭績大  
夫則言劉江陵再守南陽天府書其長者是將不朽

惡問其年黷大夫則言楚有冥靈春秋以百年計者  
五公之先世楚產也今則二十之一爾其壽徵乎祁  
大夫則言吾聞天竺古先生其壽無量其居近吾蜀  
其氏類公公之壽在茲矣婺大夫則言昔張公率政  
成而上僊蓋自三天子都脫屣此昔之良二千石也  
公無讓焉休大夫則言白嶽揭海陽時玄帝驟六龍  
而周六合熙熙春臺明旦及爾出游神人永賴公對  
越之以毋貳壽不亦宜乎歛大夫則言黃山峙者三  
十六顯則雲門天都容成氏帥六相而侍合宮御六  
氣以和寓內瀨瀨如也卒之扈帝之洞庭而公居攝

九日集 卷之十八  
振千古而扇皇風直將以是郡爲華胥爲建德則公之壽也竊惟古之爲壽者或以山川或以岡陵松柏或以希有或以先民其取數也多各有所當桓公尚矣率山僊隱莫非先民天竺冥靈則希有也黃山白嶽猶之六翮厲天真宰赴之以扶搖玄聖邀之以溟滓公時而方祀時而升中二帝臨之百神主矣陟降左右罔不在民舉其大都十美具足議常平則惠議速葬則仁革公市則廉革庸羨則核時訊報則敏時徵發則舒禁囚則彌姦禁博則彌盜覆爰書則審杜竿牘則公修此十者以得民和朞月而政成矣公和

德于上諸大夫應之諸大夫守和于下庶民保之于時霞城以南石耳以北華陽東上至于祁閭凡厥有生莫不平格上下不啻標枝野鹿其斯爲壽域也與哉彼匹夫之壽止于其躬木石之壽止于其域禽鹿之壽止于其樊卽深根固蒂後天地而凋三光無爲也以此思壽其壽可知以此修辭則慈而從聽而婉矣六君子謂善遂述不佞之言以抵閹人謹待命

永貞祝

不佞故短於辭人或以修辭逮不佞不佞非尚口也者又惡能辭顧善修辭者以信徵不善者以諛爽舉

世兢兢爽不諛之墓則諛之庭墓則有銘庭則有祝銘  
猶古也自尼父以來未之改也祝以年非古也古之  
爲壽者不以艾不以耆老不以耄耄期願親之尊之  
斯祝之矣人壽不可以百歲期審矣諛者不曰大椿  
則曰蟠桃胡爲乎必藉異聞以爲口實也曾史之行  
不必高年偃佺之年不必景行諛者不曰合宮則曰  
少廣胡爲乎必藉至人以爲口實也要之美而無當  
則玉卮不若汙杯大而不經則圖南不若斥鷃猥云  
顯揚之謂孝知有善而不傳則不仁姝不知祝之未  
流則諛諛之末流則誕是則過情之聞懼非仁人孝

子之心無用祝矣不佞斑白而聞道有祝無諛非故  
家世族不書非協輿論不書非攷信不書女德愈益  
兢兢宜必徵諸宗族姻婭貞則祝聖善則祝羣言無  
間則祝非此族也不敢與聞蓋其慎也海陽黃母出  
吾同姓歸五城當在公宮翼翼乎良女也事黃次公  
居子舍婉婉乎良婦也行年二十有六稱未亡人從  
一待終七十之期且至斬斬乎其貞也生事舅若繼  
姑迄于葬祭壹以禮旣長公亦謝當室梱內外毋兼  
攝之撫孤汝培受業函丈居中程督諸掌計駸駸以  
饒益傾里中綽綽乎其有修能矣不佞未及見其子



惡知其母哉且相距百里而遙聲跡宜不相及第不  
佞嘗聞之江季平季平聞之孫思永思永聞之朱登  
之是皆業同宮墻登之則親同肺腑者也其言足徵  
矣吾宗故尚節義籍不一書不佞方蒞宗盟聞此而  
喜可知矣登之之言曰次公櫬自東歸母誓同穴說  
者百端不入里婦下氣而言死易立孤難昔人嘗辨  
此矣與其棄孺子孤斬次公祀無寧保孤存祀爲猶  
賢乎縱自輕次公無血食所矣母大悟始內水漿汝  
培僅三齡母以身教有一善則煦煦然命之曰嘻使  
父在當解願真吾子也有一不善則嗃嗃然命之曰

嘻使父在當感額非吾子也以故汝培拊身馴謹如  
奉嚴君及其席故資事居息母爲之主晝務任人務  
趨時某良某無良徵發一如水鑑歲穰宜居歲惡宜  
息不啻燭照數計之黃之中興賴有母爾諸孫率以  
莊見憚侍立申申人言母留恤緯而綿本支宗婦之  
言不虛矣周易在魯吾汪世世守之乃今往祝諸姬  
蓋取諸易易之取數多矣妻道母道莫辨于坤初之  
履霜陰始凝也次公倍母藐孤始免于懷坤至靜而  
德方母壹以直方爲訓不從夫而從子无成而代有  
終是曰含章居然時發至其折節爲儉不啻以績當

家謂之括囊庶幾早服重積比及白首門祚駸駸阜  
昌猶之黃裳正位居體至文將在此矣用六非陽也  
永貞則以陽終陰爲政而陽行乎其中地承天施是  
也之祝也之言也非直徵之人言而已吾其徵之易  
吾其徵之坤

蒲江黃公七十序

公子牟曰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太史公則曰人富而仁義附焉二氏皆  
名言何相倍也戰國權豪都高位擁重貲持梁刺肥  
履絲曳縞福盈眦矣一旦瓦解曾不得糊其口富何

足恃哉公子牟乃爲嚮者之言彼一道也太史公以  
言事下吏欲入贖無所藉貲則以士無賢愚非富不  
可此一道也要之太史公見其利利在振窮公子牟  
見其害害在損志言各有所當非通方之士惡能概  
其同哉吾觀于鄉而知黃公獨行君子也吾鄉左儒  
而右賈喜厚利而薄名高織嗇之夫挾一緡而起鉅  
萬易衣而出數米而炊無遺算矣至其子弟不知稼  
穡之艱難靡不鬪雞走狗五雉六梟捐佩外家擁脂  
中篝樂則樂矣憂亦隨之雖有江河漏卮難奉幸而  
以貲通籍得請一官奉檄而行奄有民社視簿領如

左券納苞苴如子錢捆載以歸揚揚意得世俗猶爲  
賢矣間有廩廩守成不失舊物散金結客文酒宴遊  
出入市朝輕肥自恣猥云避迹金馬竊比東方抑又  
賢者也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必求負俗之士宜  
莫如黃公乎哉諸黃世擅素封公之先故席饒益未  
流之弊汰爲政夸毗子尸之食則常珍居則連櫪好  
女則二八更侍好客則賓從如雲里族或以此招公  
公弗屑也及夫鬻爵令行貲郎得志于時部鼎爲政  
巧宦者爭趨之清則秘書華則典客惟其所欲朝納  
價而夕拜官里族或以艷公公弗嚮也久之成功者

退自勝者彊墨守浸瑕利在攻取以故任俠之屬武  
爲政豪舉以之于是滅虢併虞蔡吳屢越雖有敏者  
莫測其端或以是請公居間公爲弗聞也者而閉之  
戶弗就也始公挾章句籍成均顧獨捐芬華秉端靖  
擇地而履居然胄子之良也中年入謁主爵得百里  
而丞之循理奉公思以一命佐百姓居然少府之良  
也歸休不問家人產日操杖履測堪輿舜跖不庚于  
心堯桀不絀于口里居而雲臥人貌而天行居然隱  
君子之良也乃今葆真而居矚然不滓卽未必其穰  
畏壘將不得老菟裘乎哉夫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其

所樹者良也蘭入滄中君子不服其所漸者無良也  
乃公亭亭乎其爲麻也卽蓬羅生其側寧復有蓬之  
心非非乎其爲蘭也不以幽而不芳滄惡得而近之  
也昔汲黯以嚴見憚武帝稱爲社稷臣其曰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帝蓋觀其深矣藉令少府一當人主置  
之朝廷則其先驅若大赤後發若中黃儵然而來不  
可招也儵然而去不可麾也進之則社稷之役退則  
鄉黨恂恂之儒刑于其隣無用富矣昔范蠡用計然  
之遺策五伯越而二封陶三致千金而散之能矣惜  
乎其能用術不能不爲術用在禮有之積而能散一

再可已宜不待三至于再至于三是惟術用鴟夷非  
善術也公始勝章甫不佞嘗以童子遇諸塗竊自多  
公儒服而儒行其後不佞填楚公先期歸則其官常  
可稽則其民譽未之改也中年備在中書君肺腑愈  
益習公鮑氏甥于公子爲婚姻將乞不佞之言爲壽  
不佞非能言者也第籍公平生之言卽一言一觴之  
無算矣

不佞珍鼎篇

不佞道昆故善溫司徒於楚旣自楚貳邦政司徒遞  
進光祿卿大理卿兩及覃恩父由文林郎進封中

大夫通議大夫授二卿如子秩母王封自孺人始累封皆淑人蓋錫譽命者三大父母皆及再命先是不佞亦徼三命于父母並老家食不遑將既予告歸寧得息肩所司徒承顏養志父母康食京師歲己丑春王正月戊辰太公薨矣淑人踰偕老者四歲其初度則秋九月戊辰太公業已倦游且繫季子將去邸舍歸老巖耕司徒日上食高堂竊幸七箸無損第黃髮見矣色不復孺齒不復丁曲跽固留不許則又以嚴凝盛于西北時將不任祁寒俟春風生而得請則以牛車奉父魚軒奉母並入函關卽白首子舍中足

矣太公嘆惜孺子失辭業已委質而從大臣此身非孺子有也有君在去留安得自由亦而翁而媪同歸孺子惟命司徒退而深念大人生九月而孤大母躬禱五臺嗟峨諸山扶掖以往旣賈蜀大母有下堂憂悸而趣歸由間道入持大母泣牀下遂舍賈而歸農大母遇吾母嚴居常嗃嗃吾母兢兢孝養卒得大母驩心乃今二親皆及常珍非純何以具滫瀡大人故誦義閭里婚嫁伯兄女兄諸子女並召近屬諸弟諸兄弟子而餽之丘嫂有獨母申視之如外母也嘗焚積券貽伯兄令名卽急窮人無論羸拙自今有所

振發非純何以給度支故親去與去親留與留何能  
一日違膝下太公乃降慈色領之司徒則以八十之  
年喜不勝懼雖色蒼蒼不失其正第髮種種非故長  
如將卻老而返之童則羽翼不易生刀圭不易致也  
二親故嗜文事並好儒誠得善言而有概于中庶幾  
乎果然望其腹矣太公謂善而翁樂聞歲杪司徒發  
使新都徵辭于不佞不佞不厭藜藿寧詎能薦一嚮  
于尚方司徒以六行教萬民莫先于孝上之求忠于  
孝下之移孝爲忠則先民言之具矣顧孝不叱馭忠  
不迴車以是而求兩全難矣司徒將父母狗 國家

出無岵岵之思居無靡盬之患外則 元后作父母  
內則父母作嚴君出入不倍于大倫臣子之願兼得  
矣古之以養爲孝者不以一日易三公浸假而爲鹿  
豕也者常聚相依藉令萬計晦朔千計春秋其去朝  
菌蟪蛄一間爾嘗試言之壽有三品有禽鹿之壽有  
木石之壽有日月山川岡陵松柏之壽哺鳥舐犢則  
齊民蚩蚩者之爲禽鹿是已服食求僊離羣遯世則  
山林枯槁者之爲木石是已乃若絕俗而能混俗居  
榮而且遺榮此其經天若日月紀地若山川特立若  
岡陵葆真若松柏時而爲重光爲重輪爲百谷王爲

五嶽長爲千仞爲冬夏青青則祿位名壽者之爲蓋  
得全全昌矣夫崑崙高時西極有目者將安仰有趾  
者將安從出爲空同去中國猶遠旣而蟠極京兆矗  
爲終南是宮闕之屏翰僊靈之窟宅也蟠桃大椿第  
以耳視徂徠新甫松栢千雲詩不云乎如南山之壽  
如松栢之茂寧獨希覲者爲賢乎哉 今上在宥萬  
方孳孳孝理太宰楊公將母百歲以孝特聞太公第  
耳司徒食安司徒居依日月之光謳歌堯舜之世天  
錫難老則維其時由是精聚而氣愈充氣充而神愈  
王善養生者率用此方術然乎哉爰及升聞 上且

爲之側席脫有新命太公得杖而謝于 朝幸而  
臨雍執爵而醕一坐再至太公與焉卽盡九等列三  
旌風斯下矣異日者廣厲忠孝以風百官簡在 帝  
心司徒由此其選諸卿士日幾幾望之也惡用不佞  
緩頰爲哉昔人有言禮求之野褐夫在野無能效不  
馴之辭願以野人之芹爲珍鼎和僕夫反命再拜而  
送之

代寧篇

都御史臣達上言臣自守吏以至撫臣十七年於外  
臣父母在蜀義不遑將遞汲汲以從 簡書萬里踔

絕且守在疆場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親歲次丙丁臣  
父母適登七十乃今復踰年矣臣父由滇臬致仕康  
食如常近聞臣母悼女弟而過自傷奄忽衰癩思臣  
願得一見以日爲年臣待罪行間安敢以私請幸茲  
聞命進臣大理寺卿得代當卽入朝臣願告急歸  
省疏具則紹介而使新都疇昔二親及耆幸抵左司  
馬脩辭爲壽又十年而偕老則右司馬有辭儻然藉  
兩司馬寵靈幸而得請達歸子舍造膝稱觴公其無  
意乎善言必再不佞旣拜命之辱退以其私就介言  
往不佞得請寧親則貳邦政卿在吾爲之貳故無留

行廷尉位上卿蓋九列之一非貳也卽上書義且格  
寧詎能專達乎哉疏入諸公卿擁闕之如不佞言廷  
尉復紹介新都左司馬之言信矣有懷明發無所解  
於其心願庚一言以安膝下不佞避席而拜命之再  
退以其私就介言言孝莫辨於莊生忘親難矣忘親  
非難也使親忘我爲難由廷尉言之近於忘而不自  
覺也往島夷大入閩海不佞露師五年吾母日以佳  
兵爲不祥幸得釋負擔而家食旣畢疆事相見而後  
喜可知及不佞以歸省行父母咕咕爾無溢喜蓋歷  
羊腸之坂不無戒心執策而臨康莊不竭力不止此



何以異夷險異也昔在庚戌烽火達於郊關由是開  
府臨邊不啻以身而捍肩脅虜從目而伺吾圍非豕  
突則鴟張終歲完聚備之猶懼有郤且多口爲政惜  
於鎔鄒密邇市朝朝發夕至彼其顧望逡巡之士不  
能以一朝居浸假得歸卽三公不易也旣遷省寺去  
險卽夷 聖天子方定刑書解文罔稽大辟屏深文  
申命士師欽恤無告廷尉當棘木之下奉三尺而持  
張釋之于定國之平無冤不寃由此其選太公長者  
故操法平毋夙以聖善聞兩人者日幾幾望之矣  
上方以孝治天下延世賞以勸忠異日者廷尉質成

譽命辯至以爲人子則孝爲人臣則忠於世澤爲高  
門於好生爲陰德直將不列珍而飽不承顏而驩矣  
藉令觴錦江豆玉壘則亦以敬孝以愛孝者之能事  
抑果養乎哉抑果驩乎哉且也漢二廷尉雖賢率以  
重厚少文而嚮用今廷尉斌斌者也質有其文非直  
卿材知人安民之略具矣 今上簡在明允贊襄賴  
之由今而嚮用無窮介壽於其親者亦無窮猶之五  
嶽峙四瀆行昆侖巍巍終古盤據皆是物也自昔不  
佞居楚望蜀思一親履其山川筋力旣衰無能客觀  
察公所雅稱吉甫燕喜張仲在焉卽不佞非其人亦

嘗奉君陳之教矣願以不馴之日代不肖之軀庶幾  
乎得黃耆之歡心脩爵無算

介福篇

泰茅氏曰今之素封猶世祿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彼負不貲以逞亦莫不然先王制禮以坊民將令長  
守其富民無方則坊壞其孰能不波禮莫重於親親  
親親莫急於孝嘗聞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則載  
諸內則者爲詳要皆因嚴以致敬抑或徒取苛禮其  
諸嚴威儼恪之爲乎乃若和氣愉色婉容愛之屬也  
品節斯斯之謂禮愛而無節則流上之爲禽犢孽其

恩狎下之爲犬馬養其敬亡爰及濫觴相瀆已甚無  
亦始於漸漬卒以凌夷概其兩端則利祿爲之醜爾  
夫父天而母地父尊而母親親而不尊故能食而不  
能教甚則栝捲無澤箕帚有言縣簿之門不啻什五  
雖有聖善如令人何要以曹之鳴鳩本于周南之樛  
木吾州里嚴于嫡庶愛不克威彼其不屬不離名浮  
實蠹其煦煦也者爲口惠其夔夔也者爲象恭故庶  
之弱也母爲政惟所命之嫡之衰也子爲政莫之致  
詰殆將不免于悖德於禮何哉婚氏吳太母出於程  
左右太公起富卒不宜子舉六庶而子之自襁褓以

及斑斕壹視之如已出六庶之母太母也饑受食寒受衣居子舍受尸糞出而就賈受襪糝羣居膝下壹視之如所生人言諸吳金穴纍纍何論有土太母席故資負流俗倚閭陟屺慈孝特聞里名禮教不虛矣勝母然乎哉是月太母猶躬蠶年始稱耄于時伯子維賢自武林至仲維清叔維明季維涵自廣陵至率孽子浩若諸婦若諸孫諸孫婦諸曾孫羅拜於庭伯子曲跽而請曰自先府君棄諸孤舉皆孱然弱息爾藉二親之餘慶皆得衣縫掖入橋門卽無能歸父母顯名猶然守故業而無隕母幸而耄羣兒願上母觴

太母感然太息曰藐諸孤不夭未亡人詎忍言壽爾曹數數以爲請吾其酌之三誓之三疇昔諸王父畢興獨爾王父早世考氏舍儒就賈躍然跂而及之爾曹幼孤剡剡將失故步乃今願雷接武端行不愆考氏之靈也所不代考氏終念茲罔極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太母又曰爾考氏當戶合仲若叔鼎足三分迄今誦義不衰以孝爲友之能事也乾坤避位六子成能薄以雷風濟以水火通以山澤六位得而萬象生乾坤于是乎不毀矣爾曹第以孝爲友是亦爲政于家和氣致祥有家之利也所不

式相好無相猶者有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  
觴矣太母又曰考氏布侯於儒以王母命省括而中  
賈及其討諸孤而訓之也未嘗一日忘成言爾曹皆  
籍成均賈篋而儒鼓九原猶視其將不饜乃今冢孫  
始受博士經此其嚆矢也今而後諸孫第投袵以從  
鎡基待時秋乃有穫所不廣勵後人以承先志者有  
如此觴庭下同聲應曰幸哉母觴矣余季女從諸孫  
婦後則述庭內之言告余余聞而善之曰太母賢乎  
哉子六庶而忘其庶六君子能子矣善事親而忘其  
親先民有言敬愛易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兩

者兼忘周旋中禮胥此也在易之晉順而麗乎大明  
晉之貞則坤也母道也其悔離也是代先天之乾子  
道也六五以柔中下濟六二以柔中承之故曰受茲  
介福于其王母太母之謂也福澤其未央乎

### 金母篇

今夫天蒼蒼爾其下視也亦蒼蒼何有于正色冥冥  
爾其宰物也亦冥冥何有于成心其與之也非諄諄  
然命之惡能家賜而人益其作善而降之祥也恢恢  
乎其網之疏也惡能密察而平施胡生雅言張母莊  
其質行載諸女史待年而字中年而嫠自受醮以至

尸饗婦道妻道母道備矣藐諸孤不怙莊食而教之  
拮据有成垂大耋而疾幾殆六子割股遞進病乃瘳  
子治圃而得伏金爲銖者二百四十有文在銖曰賜  
孝子金不佞灑然異之則何以故割股非古也或一  
二行之者殆亦無所解于其心異矣而六子各務自  
盡其異之異者與鋤而得金異矣署曰賜孝其異之  
異者與卽胡生示之金未信也太史公故善不佞六  
子爲近屬諸孫太史公自多其近屬良爲之立傳其  
言曰割股不常有賜金亦不常有世儒以二缶鍾惑  
執其常以槩非常固矣夫郭孟具有天幸聞之先民

兩金兩錢徵之信史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  
矯誣然乎哉太史公爲大父行職在宗祏其言則皆  
實錄吾可以釋吾疑夫坤德無疆六子之所自出閼  
宮有壽母於是乎燕喜瑤池有金母於是乎逍遙天  
以母故而賜子金亦曰金母乃今由耄以上旣壽且  
康子曰夔夔母日衍衍逍遙燕喜此其昌期莊得天  
張得母卽得金不足多也胡生謂莊攻苦如初造日  
討諸子而訓之燕喜不遑逍遙何有不佞曰善張其  
未艾矣乎无成有終居羸若拙非聖善宜不及此如  
天之賜寧論錙銖由今而後殆將賜之忘憂賜之介

福賜之弓冶賜之章相與之者浸奢得之者單厚其  
殆不大東而燕喜不西極而逍遙蓋受祉之全少廣  
之屬也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其然乎胡生  
避席曰吾聞古人藉得千金不如得國士一諾明公  
亦既諾之矣惟是未亡人有子六人孫十有九人曾  
孫八人實受名言之賜侈於千金不佞曰嘻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生不見信吾其取信於太史公  
太史公國士哉是代天言者也且也太史公金口而  
木舌視不佞猶之礫爾何有哉

婺女篇

婺州以星名上應婺女余始爲婺下邑左永康右蘭  
谿式鄉大夫之間故多柱石之材骨鯁之節九原可  
作吾其東面事之永康則尚書徐公以大臣取重蘭  
谿則御史童公䟽發逆瑾姦狀以直臣特聞既又察  
其禮俗相刑帷簿斬斬履不踰闕市不倚門斯文獻  
所由興內則章矣其後四十年而聞徐母童之義蓋  
御史公息女尚書公季子婦也尚書公出守吳郡御  
史公既謫量移而倅之母故靖端不待姆教而婉婉  
尚書有子競爽課之偶句如響應聲遂相約爲婚姻  
待年逆女既入子舍相夫子事舅姑尚書公多季婦

賢稱御史公女卽稟公宮之教亦其天性然哉夫子  
屈首而讀父書奉手澤如面命顧不問家人產相內  
職之旣入澤宮覲一發中命適侯七札皆不入中道  
而棄二孤母稱未亡人二孤無怙而有怙矣母之言  
曰代終者母直將以教著慈承志者孤直將以顯親  
著孝及伯子見倍仲子以經術承家旣與計偕母咄  
咄喜發恤孤賢于恤緯乃今不失良治之裴仲故閔  
儒高視宿學誓將畢父兄之業庶無負父尸顧數竒  
猶將逼孟明而賈餘勇母曰命也得之不得其如命  
何夫士委質爲臣亦各以其官用職爾乘田委吏出

何高第乎哉待河之清歲不吾與吾老矣無寧好從  
事而亟失時仲子唯然顯臣請從此仕矣旣受沙令  
將母西行母太息曰吾當季年寧詎輕千里而徇五  
斗孺子未習爲吏吾安能必其宜民盍往觀乎齊民  
安母氏安矣會歲旱令走羣望而雩自我而失民天  
不令之臣請受其咎仰視河漢明星熒熒憂在薰心  
通昔不寐晝暴而崇夜露而禱旣雨乃紆母戒魚軒  
由由然歸矣將發仲子固留古人不以一日易三公  
臣詎能離膝下母在與在母歸與歸行止惟命母曰  
否否士受一命以上則忘其家母不得而子也藉令

大國集 卷之十八  
三  
依依常聚豈烏鳥乎哉且吾所以來懼孺子將不任  
昔在家食而母尸饗若第屈首受誓不與聞錡釜乃  
今保民若乳哺憂民若恫瘝宵旰焦勞不遺餘力子  
民如父母殆庶幾乎任矣語曰慎終如始孺子勉之  
頃之田父獻瑞禾于庭令載以奉母驩且薦先廟母  
曰嘻此皇天后土之貺 太上明德之符祖禰之寵  
靈羣黎百姓之德也答天瑞則修忱答 帝瑞則修  
職保世瑞則修業保民瑞則修和夫是之謂嘉生夫  
是之謂瑞應如使政不加脩而徒以此侘鄙縣不亦  
銳乎仲聞其言爽然自失臣不敢與歎齒臣之母無

異歎之母良所不用命者非人子也久之境內大治  
監大夫部使者列沙狀以聞比上程書母得及于  
譽命歲終入計取道歸寧明年母登大耋則跽上康  
爵爲壽于庭將先之以酌者之辭莫爲適主弇州已  
矣特室歸然獨存遂戶而居不通紹介于時郭丞項  
簿相顧許尉而言君事司馬爲先正先生司馬與君  
家執政有連具在肺腑君宜得請吾黨亦將藉此以  
效縣大夫尉曰固然可否非良知所及也娶與新都  
密邇其源出焉司馬昔嘗令大夫之鄉撫大夫之邑  
大夫工於經藝嫻於文辭司馬習聞之矣閩越皆舊



游也又何讓焉余惟星之繫女者三其名州者一在  
婺則人文蔚起不亦煌煌乎哉女德僅于徐母見之  
德隆而星隆矣之人也之德也出懸簿而受衿鞶迄  
黃髮而被象服不得之中年而得之末路不得之偕  
老而得之宜男凡厥有家莫不則而象之矣仲子由  
此奉徵書當言路操直道如外王父修古道如大司  
空毋僂僂乎未央哉星于是重輝矣異日者女史有  
列傳天官有特書無用不馴之辭爲也

太函集卷之十八

太函集卷之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壽蔣母羅太孺人七十序

諸蔣聚族雙谿其一析居洽舍不佞兄弟受室于蔣  
則二翁皆鴈行伯姒出雙谿叔姒出洽舍叔即共蔣  
王長公嘗爲之立傳而謚之余淑人通舉子若孫而  
共蔣不宜子既祔之於廟余弟始舉孽子無央共蔣  
始歸媵女之所自出則太孺人媵共蔣者也二翁已  
矣乃今雙谿惟吾淑人存洽舍惟太孺人存何董董

也要以本支百世二姓大有造于汪視姬姜無讓矣  
是歲之杪太孺人始稱老于家于時宗婦上觴諸子  
諸婦諸孫諸孫婦曾孫具在而舍弟病廢則遣無央  
從諸孫後而奉起居弟語無央童子焉知禮乃今自  
禮門往而世父以禮發家第之世父謁行惟世父命  
無央之生十年耳始學幼儀責之禮如成人未及也  
然在外傳蓋與吾兒無競俱無競嘗從父師受經庶  
幾乎得聞緒論矣孺子之往也代父而往者也而父  
事而外王父則外父也事而外王母則外母也而外  
王父既即世姻內外率外王母任之无成而代有終

地道也含弘光大自北而退居西南致役乎坤萬物  
于是乎成矣始薦爵則曰外孫無央代父而觴王母  
也蓋取諸易王母其應地无疆乎抑茲往也代母而  
往者也往外王母之舉媵子也則納而適母之言而  
母亦自用其言始有孺子蓋負里俗重宗祀思以嗣  
親有周之興也内德茂也其在詩爲樛木則而適母  
也爲小星則而生母也明章婦順伊孰啓之間右維  
羅大邦有子由是爲螽斯爲麟趾而衍有道之長再  
進爵則曰外孫無央代二母而觴王母蓋取諸詩王  
母其嗣徽音以惠二姓且也孺子之往也以五尺之

身往者也昔伊尹耕有莘之野遂爲有莘氏之媵臣  
卒之阿衡有商咸有一德有莘氏之媵湯也先學而  
後臣一何重也太孺人媵而父而孺子生則媵人子  
也藉令居畝畝而樂堯舜未之逮而有志焉即孺子  
何敢望阿衡而外王母有甥而母有子矣爵之三薦  
則曰外孫無央曲跽而醕王母無央受業蓋取諸書  
願徼王母寵靈庶克負荷無忝媵人之子無央述所  
聞以告父父命之曰嘻世父之言禮言也春秋致嚴  
於耦嫡故而母無專行孺子識之是足爲王母壽

壽吳太母耆年序

余長子首舉女從母黨歸吳是歲外曾孫生吳太母  
稱曾大母矣問太母之齒干支始周梱內孫遣傳母  
告余女行遠父母兄弟茲從姑氏稱壽庭下惟王父  
授之辭余託肺腑親外言得入于梱余晚而學易少  
有得于歸藏善易宜莫如仲尼其繫則周易也坤乾  
之義其何以觀竊惟先天而天弗違商易也故首坤  
後天而奉天時周易也故首乾非翕不專非闢不直  
非廣不大坤位正北蓋主中藏故首坤次乾先天之  
義也坤爲母何以先乾天地之根竅于玄牝氣之元  
則氣母斗之元則斗母是皆不父而母何居蓋生生

之原也後天而生萬物故无成而代有終用六永貞  
數之成也布而爲六氣繫而爲六符建而爲六宮畫  
而爲六位聲則六律色則六章味則六和養爲六府  
致役萬物无成而成其斯爲萬物之母也夫坤地也  
其色黃離之二爲黃離離中女也妻道也坤之五爲  
黃裳坤之正位也母道也太母黃之自出宅黄山之  
麓居焉六十而耆則一成也六成而三百有六十是  
爲周天一大成也是月也律應黃鍾其日庚午午則  
離之中也太母之相繼魯公以之黃鍾則坤之復也  
太母之育雲將氏以之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太母之有相也先而不迷後而得主嘗脫裝以奉  
資斧浸至素封盖厚載莫盛乎坤雖乾不言所利矣  
其有育也文在其中而世濟其美子則令子孫則聞  
孫啓三世而撫百昌含弘光大具曰元吉其令妻壽  
母謂乎易通于疇相爲表裏嚮用五福大者爲壽爲  
富爲康寧太母之嚮用具焉彛倫敘矣夫壽或以歲  
計或以世計進之則不世上之則駐世極之則出世  
西方有佛母斯出世也者如如乎其尊也西極有王  
母斯駐世也者僊僊乎其適也是皆遊方之外命曰  
非常其在周南則有文母關雎麟趾王業始于閨門

續女維莘本支百世揆其年數吾不知其脩嗣徽音  
而百斯男則不世之云也乃今爲太母祝非直以年  
歸語女雛第襁曾孫以醕太母金罍一兕觥二師入  
升歌首獻以葛覃次樛木次螽斯三醕而慈顏渥丹  
即甘露之華瑤池之實不過於此矣吳汪則同所自  
出厥有周姜世世相承莫非聖善安貞之吉應地无  
疆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此之謂也

首祝大宗伯王公序

昔嘉靖中興建元壬午十年治定十年功成爰及壬  
寅禮樂明備由是籥天地太和之氣篤生保乂之臣

帝所嚮方適當文明之域環以禪海表以神臯名世  
代興于斯爲盛文莊而後則大宗伯王公其人乎越  
二十年公首舉南海起家文學侍從高跼著作之庭  
越三十年公始及艾業已掌邦禮居南都會辛卯賓  
興多方多士咸在願得一望顏色接踵而趨禮門若  
龍見而利見之舉欣欣相告古者五十而爵始命爲  
大夫公未艾而陟上卿一何捷也由此而爲呂爲畢  
曼曼乎其未央哉庶府百司五等三事路車乘馬胥  
命于庭聞都人士之言舉欣欣相告 高皇帝得臣  
南國駿奔寢廟奉九天之靈 聖天子得臣南宮洽

上下和神人扈九鼎之重固也陪京猶陪鼎耳其爲  
玉食鈞也寧詎先近食乎頃年二三相君不斑白而  
執政即公召入吾猶病其濡遲夫夫則以蚤貴豔公  
何見之晚也不佞幼子無競嘗以逢掖及公門質兩  
家之言孰爲得失竊惟天之生材也不偶而其致用  
也有常族生之族用之是則不材木也薪樵之屬是  
也浸假朝生而暮拱豈不喞然大哉毫之桑也是則  
不祥木也蕙莢先春扶桑迎日非握之長也其材殊  
也都人士之言是也梗梓豫章場師不樹蟠桃仙李  
工師弗程非培之勿翦也其所用者舒也諸大夫之

言是也昔虞命九官則契敷五教伯夷典禮夔典樂  
三事之治參居一焉周倣有虞命大司徒如嚮者命  
秩宗爲大宗伯而大司樂隸之蓋其備也 有明則  
以主計責司徒而五典五禮五音皆攝之宗伯兩都  
並建或當阼或當門 世祖以大有爲之君禮樂畢  
舉於時言禮者遞進甌信先鳴本之或有疵於肅雝  
其何以禪揖讓 皇上建中和之極纂 祖服而潤  
色之一視萬方在宥而理內則政本近則秩宗胥敬  
以和日贊虞周之盛治論思獻納入告嘉言惟正國  
本定人心時而視朝時而臨祭悃悃窅窅務格 上

心第右吁咈而左都俞殆將有所待耳在事者猶然  
蠕望無所解于其心一旦改慮而從之則宗廟社  
稷之靈禮樂由此興矣月之從日也近則掩而生魄  
遠則麗而生明太上如日中天太宗伯則月離南  
陸知遠之近誰曰不然三五而盈此其時也齊魯之  
奉大事不敢質於所尊故先配林而後泰山先類宮  
而後上帝不然則已蹙曾是以爲禮乎多官多士之  
言夫各有所當也新都越在南甸公門人分職郡縣  
者六大夫則畢司理三才祝休寧世祿陳婺源宗愈  
祝祁門以庭李績溪右諫王黻縣家光也相與持論

有概乎不佞之言其于遠近疾徐曲而中矣唯公受  
命赫赫則當昌期受知明明則由特達要以表裏山  
海則受靈于后土者居多珠厓始籍職方高皇帝  
置戍守而勅之命是爲南溟奇甸蓋與五陵三輔爭  
雄山列五指而參天猶之仙掌蓋海內五嶽海外五  
嶽劃然擘而中分之借曰巨靈宜不及此出東北爲  
赤縣其名定安最奇者爲文筆峰爲金鷄嶺爲馬鞍  
石爲橋頭谿其中爲龍梅鄉吾師宅隩區而都靈數  
蟠極千古蔚爲人文美哉洋洋乎胡然天帝不佞聞  
之曰善地道臣道一也是可以應無疆揆之保章牛

女距北極者十有九度繫之曆數大宗伯侍 東觀  
者十有九年天乎帝哉參相得矣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大衍之數始成分而爲兩儀參而爲三才變而爲  
四時動而爲萬物可僂指也故曰天地一指也諸大  
夫其指是爲首祝云

南溟竒甸祝

珠厓則海外一寰區也 高皇帝始疆理之以其山  
川絕竒命曰南溟竒甸其地延袤三千里其土上腴  
其民故饒其俗不干不竊域中五指峰如巨靈掌出  
滄海而拄青冥如秉五瑞而朝如望五嶽而祀先正

丘文莊嘗爲之賦且繫之詩大宗伯王公接踵而起  
壬寅之歲生定安龍梅鄉時金鷄操文筆踞石馬抱  
橋谿宅中而居宛在方壺員嶠公首舉辛酉其應金  
雞既而通籍金馬載筆石渠典文章興禮樂乃今行  
年五十不家食者過半焉其寤寐未嘗不在故鄉僊  
僊乎游方之外于時南中縉紳之彥章甫逢掖之儒  
莫不敷衽陳辭效南山之祝首祝則公門下士官新  
都者若而人纏纏有辭不佞與聞之矣申祝則部中  
士產新都者若而人殆難爲辭將受成于不佞我  
太祖聖神文武睠焉以絕徼而班上都 帝命洋洋



百靈受之如嚮文莊宗伯前于後喁由是文物蔚興  
如振空谷貞元間氣竅於山川亦各以其時耳粵自  
盤古立極歷數千百年皇矣羲農勾芒祝融爲佐六  
相代起互有臣隣蓋自無始以來曠數世而官備神  
宗穆考產于諸馮岐周越在荆蠻肇生季札國風無  
楚屈宋先鳴重積則然何論早服他若營丘之表東  
海蒿嶽之翰成周要皆皇天啓之后土成之其所積  
者滋深則其所發者滋大矧天造之所經始 帝心  
之所簡在者哉天保之詩亟稱岡陵松柏其高不過  
百仞其廣不庇五車歷歷林林何可勝睨蟠桃六千

年而實大椿八千歲而春五十之年曾不足以當百  
一蓋困困乎其未甲也芸芸乎其未萌也根極其所  
樹其斯爲百昌之本四暢之交乎夫善頌者莫如詩  
吉甫奚斯之屬是也其後四思近于三閭五篇宗乎  
二雅張衡班固作者至今師之不能詩于禮謬詩以  
言志樂由此生焉于是嗣海甸之風聲廣大宗伯之  
詩教借曰大謬其亦麥丘之祝與

五指之祝曰帝荒喬岳薄海雲標誰其五之維英瓊  
瑤東方未旦褰若之華夕探雲漢注于沃焦安期羨  
門咫尺可招金莖百尺酌以斗杓茗堯具闕于焉道

大日集 卷之五  
遙文筆之祝曰羣山矗兮水中央矯游龍兮蟠以長  
閣五達兮當房皇卓彤管兮揆天章乘大紫兮繫文  
昌警鮫人兮投夜光敷五采兮報七襄然青藜兮燭  
無疆若有人兮宿戴匡簪切雲兮賦長楊千秋萬世  
兮何煌煌金雞之祝曰遵復嶺兮薄太清燭龍匿兮  
天雞鳴叩閭闔兮趨五城謁帝所兮闕鑿聲帝南遊  
兮赤水弄玄珠兮容與王百谷兮泱泱棲三足兮栩  
栩祀陳寶兮靈場祀碧雞兮遐荒守純氣兮木德寧  
芥距兮金相石馬之祝曰翰如歆玉殿彼乘黃皇人  
壽穀茂彼孫陽齒爾則青服爾則良爾徠自天爾宿  
于房化而爲石白雲之鄉時而滅沒時而騰驤無寧  
通渥洼兮西極囿沙苑兮尚方橋谿之祝曰江有汜  
其流瀾瀾有如辟雍君子之里橋有虹千尺隆隆有  
如園橋君子之宮谿有泉清且漣界析津兮河鼓懸  
鑑止水兮滄浪天

世類篇

古人以世類重而世祿不與焉何所重之重三立也  
尹之摯也旦之禽也奭之虎也子以父重者也回之  
路也參之皙也父以子重者也乃若交相重者有之  
矣以世美則石氏之奮也建也慶也陳氏之仲弓也

元方也季方也荀氏之淑也爽也或也以世業則趙氏之衰也盾也隋氏之會也旬也以世經術則韋氏之賢也玄成也劉氏之向也歆也以世文藝則魏之武也文也陳思也迄于後世孰能不波德既下衰功亦漸滅其所否者則惟不朽之言魏以帝業興終不齒于王霸由百世之後率誦其詩不衰况不爲魏者乎其不朽可知已胡伯安則觀察耳位不及中大夫其子元瑞則孝廉耳丁年棄繻不對公車令即不干世祿而世祿亦將避之比伯安爲郎則持王封抗執政居滇分部則伐羌謀而寢其兵故其德非羶而蟻

附者衆元美爲之立傳方之萬石君而質有其文鄉曲譽其爲人方之章文懿重矣元瑞積書若蘭臺石室無所不窺殿最千古若阿衡無所不核才若百谷之王江海無所不通氣若搏羊角而薄扶搖無所不下蕭然環堵閉戶繙書非當代名家曾不得其一面滋重矣人言伯安躬行君子也幸哉有子則元瑞重之元瑞博雅君子也都人士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則伯安重之浸假伯安得中大夫固不足以重元瑞元瑞得公車令又何足以重伯安其降材有差天也非人也其相爲後先有作有述則人也亦天也諸賢

良或脩元瑞君臣義無所逃信如當世負伯安何負  
元瑞往以孱弱懼遺家大人憂乃今始彊其神愈王  
一時文學侍從咸在著作之庭元瑞以彼其材高時  
何有經世大業則金馬賢于山林何不用也第栖栖  
二酉自託於無所用之辭昔人有言士固有志采珠  
者不之陸求玉者不入淵伯安攝衣如不勝逡逡退  
讓或相杓鑿竟不能容元瑞好深沉之思獨觀昭曠  
非其族也遇之若黜聰而窒明藉令有當於心其持  
論若懸河無所壅闕時而淵默則無我時而雷聲則  
無人即自高者將避言自下者將避色矣驅而涉世

安能爲澳恣爲脂韋以取容乎要之席上自珍不必  
獻和氏夜光自媚不必售隋侯而玉有種珠有胎蓋  
世類也且也夫人各有樹也下材拱把中材蔽牛上  
材干青雲比百乘其壽則下者以歲計中者以世計  
上者以十世計即棲巖谷遠斧斤沐雨晞陽而飽霜  
露歷百有千歲足矣上古有大椿者直以八千歲爲  
春秋蓋凌蒼莽得混成地力不能爲肥磽人力不能  
爲生殺古今不能爲壽夭天澤不能爲榮枯此之謂  
不世此之謂出類莊生非窾言也夫草木萌動於時  
爲春其德生生則惡可已也然而句者未出萌者

未達寧無所待乎繼長增高夏之爲言大也蓋相見乎離矣及其歛也于時爲秋秋則百昌遂萬寶成矣伯安烝烝然盛德氣也四暢交于中而未盡發必震以出之有開必先春用事矣元瑞博聞彊識通極宇宙而區別之摠摠林林囊括無量果然充腹其饗秋實矣乎合之則爲生爲成爲嗣爲續不斲多壽而壽不爲名高而高此亦一春秋彼亦一春秋也元瑞將家大人命存問函中其年伯安始老不佞無能爲壽第揚竊世類而薦之

世瑞篇

上念東南不歲簡列卿以奠留都時舒公三拜尚書蓋由工部歷戶部進兵部古者六卿分職則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或遞遷或特達乃若三旌之位一歲而周殆亦千世一遇也公既得代歸覲太公太夫人始以偕老稱觴公著鷺冕以尚斑斕仲季孝廉從以逢掖冢君自太史在告從以尚方之衣其年公僅五十耳古者五十從政始命爲大夫公弱冠入天官什一遷而躋圻父本之以天授申之以主知不亦單厚乎哉何蚤服而重積也且也人情莫不欲養不必逮親莫不欲夫婦偕不必齊德同齒莫不欲

兄弟宜不必競爽莫不欲昌其後不必顯承乃今眉  
壽在庭鷄鳴在室鴈行在序麟趾在阼之東三世一  
堂蓋天人之上瑞也今夫甘雨膏露景星慶雲天之  
瑞也間而不繼赤松王喬冥靈彭祖人之瑞也詭而  
不經彼其徇天則離人羣果可以瑞世也與哉非世  
瑞也有虞世濟其美成周世德作求其並起爲高陽  
爲高辛其代興爲至德爲元聖其斯命世之瑞名世  
之英也 明至嘉隆世類滋盛東越孫氏靈寶許氏  
閩海林氏祖禰昆弟子姓世爲國華要以年甫艾而  
周上卿年甫勝冠而都文學侍從爲之父母爲之王

父母者年甫老而身見之譽命顯名大亨華袞壹以  
身享之鄧禹韋賢則公能事太公萬石君也太史其  
玄成乎此之謂夙成此之謂速肖此之謂天縱其誰  
曰不然於易有之成功不居乾坤所由不毀故乾位  
西北坤位西南太公太夫人是已陽出乎震首居東  
方易主生生蓋生物之府也震乘乾爲大壯乘坤爲  
豫正大而順以動天地且不違且震爲龍太公之所  
命也主器莫若太史其震之震乎其奮出也爲雷爲  
火于卦爲豐文明之象也重明麗正故宜日中震自  
東方則禺中耳繼明照者太史也出如車輪扈日御

以行天前始執綏後始發軔彭彭奕奕長驅九萬里  
而無留行由是而經天天衢廓如也 二祖疆理寓  
內兩都並建六卿乃若奉 璽書職參贊惟南中一  
人而已是將攝將相事惟公具文武材召而進之爲  
股肱爲喉舌身日益近知日益深聲名日益彰勲業  
日益起義和奉轂光八表而麗中天太史方職論思  
時著作時而黼黻時而經綸爲日重光此難以保章  
測也以此而延世世其世可知以此而瑞天人其瑞  
何可僂指公之先世自宛陵遷零陵父老言宛舒氏  
出新都兄弟竝以文武舉首有潭匯豐樂水鄉人呼

狀元潭其居爲千家村不佞故居爲千秋里相距五  
里而近不佞幸得爲鄉人公門由禮起家不佞亦嘗  
學禮公仕楚方丁年不佞一見以爲卿材幸而億中  
猥自家食歸心西極至人公所居則極樂國太史秉  
無量智居常默然邈其所從來蓋出十方三世而居  
第一雖以不佞之不類若已弗克見也者而嚮往之  
太公之在南疑可望而不可即惟茲嘉祥善事都人  
士以爲侈談遂術不佞之言因公而存問太公且告  
之孝廉告之太史

問史篇

歛南峙千丈山其上有留侯遺蹟間右諸張其裔也  
邑故稱南張北許云太公由歛遷大梁從劉文學受  
室太夫人歸太公所是生大司成大司成始孤受太  
公遺命而後第歸故國宗祏在焉大司成唯唯既起  
家太史歷大司成夙夜在公不遑舊服歲四月丁未  
太夫人登耄于邸中鄉大夫里居者十餘曹豔嘉祥  
而杓聖善將紀之間史以備惇史爲邦人休大司徒  
宣言曰某學春秋善乎敬姜之得母道也勞逸之訓  
學士至今誦之即文伯之母不必賢於太夫人而大  
司成之爲人子爲人臣何論文伯原其始也太公其

敬仲乎五世其昌則懿氏占之矣在異國在子孫則  
周史占之矣今之昌阜太夫人于吾身親見之即吾  
黨之顯者若而人不逮養者什七八天保太夫人以  
廣孝夫胙大司成以著慈是可紀也度支郎程氏曰  
善少司徒則曰某學易嘗有概于坤乾承天施而代  
有終直以反始爲歸藏首太公中道見倍大司成以  
逢掖承家太夫人食之教之儼若嚴君具在由是而  
職論思侍講習操功令蒞成均周上方爲天下士得  
師務持乂以收成效太夫人居庭內右肅肅而左雍  
雍大司成奉以周旋壹稟母儀以修躬化多士莫不



九日集 卷之十一  
帥教師嚴道尊本之至靜而德方夫有所受之也是  
可紀也督學方氏太守程氏曰善中丞則曰某嘗受  
相公詩大司成則先鳴矣雅誦周德母居半焉其詩  
爲生民爲縣爲大明爲思齊其人爲姜嫄爲姜女爲  
太姪爲太姒是能篤生聖喆大有造於成周闕宮之  
詩亦張壽母蓋其緒餘也太夫人相夫子啓後人翼  
以鷄鳴孳以麟趾象服再命介福自天詠千古而  
旦暮遇之此之爲燕喜也融融矣是可紀也監司凌  
氏光祿程氏滇守程氏皆曰善太僕則曰某故受尚  
書蓋二帝三王之史也率明章外治而內言不與聞

乃若滂泂塗山則有聞矣即有子不必皆速肖即有  
終不必皆永年乃若洪範之疇壽爲福首太夫人耄  
矣上壽幾矣大司成之在文學侍從富以多文及其  
南面爲萬國師富以多士燕居上食太夫人之喜可  
知顧皮閣揮旒衍如也檐如也視聽斤斤如也徐趨  
剡剡如也豈西池南嶽不然乎哉壽富康寧何事尊  
貴疇之嚮用庶幾得全是可紀也比部汪氏司理吳  
氏進士洪氏皆曰善不佞故學三禮蓋大司成四術  
之一焉禮之言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大司成  
之爲養也者高時金馬膳以大官出就辟雍醕以康

爵今且具常珍矣太夫人日惟茹澹泊挹清泠酒不  
醜羹不糝大司成壹以善養爲祿養養志爲先由是  
而憂日益忘神日益王矣昔高皇帝之幸太學命  
其堂曰彝倫有虞氏教以人倫首命之孝禮者履此  
者也樂者順此者也大司成奉之以善養貽之以令  
名葆之以太和堅之以難老幸哉有子如此其殆純  
乎孝者與移孝爲忠自其身始彝倫攸叙其在斯乎  
是可紀也職方殷氏曰善都人士則曰大司成方以  
經術造士而諸君子悉舉經術陳之知言矣有宋大  
儒竝起新都當五之三由歛而伊洛歷什數世而伯

仲興由婺而考亭一再世而文公出二氏之父道章  
矣毋德無聞太公始遷閱世者再蓋席山川之靈秀  
孕之中原此其得之地靈時闔時闢地道則毋道也  
故太夫人以黃髮特聞大司成居然儒宗輔治世而  
佐明主斯其襲氣母也斯其求食母也故伊川考  
亭之胤衍于故都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先河  
後海皆是物也三王之反本則然藉令有詔召大司  
成願以魚軒奉太夫人入境都人士從鄉大夫後庶  
幾一望慈色于里門借曰將毋爲勞殆亦不失太公  
之顧命大司成其有意乎諸大夫有當於都人士之

言將相率爲太夫人壽越在丘里亡繇入國門乃屬  
不佞道昆載筆以往昔貳邦政幸得因大司成謁太  
夫人於庭乃今以紹介命之敢不敬諾

壽逸篇

夫莊生達生者也其言近放而遠于人情人情莫不  
欲壽彼則曰勞我以生人情莫不欲逸彼則曰佚我  
以老堯曰多壽多辱不亦勞乎夫旣以生爲勞惡用  
壽仲尼不知老之將至果逸乎哉其張也不弛及其  
弛也不張惡用老惡用佚故日月壽矣經天有度不  
能必其不勞木石自託於山林逸矣斧斤椎鑿中道

天之不能必其難老莊生達生者也縱之而已矣寧  
詎惡生乎寧詎貴老乎振民則莊生之徒蓋辨此矣  
余內子蔣之自出振民爲諸兄余叔女從母黨歸幼  
清振民仲子也諸蔣由次翁起鉅萬年踰大耋不勸  
于勤翁旣遣振民入太學受博士詩居數年命之代  
世父當戶翁息子四振民獨善承驩人言翁業已富  
壽多男請少逸振民築甲第巖谿之市屬文壽承署  
曰壽逸堂堂成翁返真宅矣竟名其堂曰貽穀篋壽  
承書里俗故以墨守保家浸假富翁子良率務織畷  
振民平居長太息有生之謂何如使吾用織直臣虜

耳吾患其不情如使吾用汰直且暮耳吾患其不繼時而易時而于與時宜之自適吾適而已少負氣任俠不受睚眦于人即窮賤以緩急告之必徇其急顧不脩內郟粥粥若無能蓋慕藺相如爲人不難自下邑中上賈賈鹽菹都淮南振民則以舉世波流非巧宦則姦富宦非吾事也彼其操利權撓國計一旦燎原燼矣其何以爲後事師質劑肇於周官不踰什一此不勞而足吾將藉此以營菟裘乃就金陵卜宅者三舉室咸在屬諸掌計者各事事第質成家丈人少以聲酒豪一飲八斗酒酣面赤眦裂而鬚鬢起儼若

於菟時王姬以傾國名聘者率傾金窟輦之庶下姬一眇不及獨歸振民余笑曰姻氏兼朝穆而聖者乎婚氏則公孫僑耳及其有疾竟遣之歸澤雉不畜于樊得正而斃焉幸矣少喜結客多貴人游中歲匿名都市中取浮沉而已出郭經行古寺問諸比丘日暮則稅屨秦淮集諸少年爲祭酒三子各請受事若罔聞也者去之茲瓊瑣者無所用而翁孺子何問客言故鄉墳墓具在公終作羈旅人邪振民則曰吾鄉固帝鄉帝鄉亦吾鄉耳乃今五陵之奧六代之墟皆吾丘也東首何爲是年始者即華顛而有嬰兒之色三

子者將爲壽會居室成遂肱篋得壽承書揭堂之楣  
曰壽逸余聞而有喜色振民殆天授乎哉往次翁資  
斧厚而春秋高求一日之逸亦不遑享六十曰下壽  
壽之始也振民享其成者無慮十年所豈所謂單厚  
者非邪蓋心逸則生而不勞老而不倦故曰日休羸  
誦不入於吾心故逸生於知足知足不辱即多壽何  
患焉曲士拘儒率以耳視夫夫任放逝將日非安取  
逸安取壽要之振民達矣內者不出外者不入無能  
損其天和其學蓋得之莊生莊生得之老聃氏

彤管篇

吳伯章令安福五年母始稱老其年課最封母太孺  
人期當自邑入 朝將奉母歸歎母則以人臣懷靡  
及以勤王事母不遑將若改北轅吾從此東矣于時  
諸子姓逆之中道諸近屬逆之近關諸里婦逆之里  
門諸宗婦逆之廟門門內親逆之應門之闕母下魚  
軒敦象服入廟而升堂九族六親數十百人旅進爲  
壽禮成而退聚族而言母五年一歸其神益王遠遊  
剡剡搖狄煌煌要之天錫難老 帝命有章于是乎  
備福者備也受茲介福斯其王母乎哉女史歷階而  
升宣言庭內諸懿親具在各以其黨親太孺人信知

其壽考矣康寧矣顯榮矣燕喜矣顧外言不入誰則  
知其劬勞令君下車水旱洊至戊巳不歲方百里突  
無烟歿以澤量當編戶之半令君無所藉手蒿目霑  
襟周行拊循不憚胼胝毋故出閭右閣有常珍至是  
命爨人務清惟恃饘粥令君日持脫粟不盡一型退  
食質成毋必傾耳而聽皇皇夙夜惟此溝壑之民蠲  
租若而人受賑若而人羨而赴義者若而人枵而待  
哺者若而人某也菜色予之糜某也天災與之藥某  
也羸予之粒某也齒予之棺毋始聞而蹙額既而垂  
涕洟既而盱衡既而長太息境內幸得及于荒政喁

喁而德令君既察其所由來則毋氏尸饗之訓也乃  
更德毋比年反凶爲穰厥有嘉生百穀用登殷殷露  
積毋子交相慶也乃今而後解懸鄉大夫王太僕鄒  
太常皆民望也帥諸父老若博士諸生相出入而庶  
言同非令無民非毋無令昔子產猶衆人之毋仲尼  
亟稱之曰惠人惠以養民義以使民是曰君子惠則  
子惠義則義方惡在其不能教也于時疆國交侵民  
不堪命憐怛之愛不啻剥膚非教無經惠掩義矣毋  
於令君也無遺愛其用愛也必軌於正經訓之以孺  
子入官百里之命于是乎寄匹夫無告咎誰任哉子

之能仕父教之忠令不遠矣令君顧惟母命爲慄慄無寧緩歲計而急程書鞅掌焦勞所不共命者非人子也故事倍而功半民教未遑此其心則母氏之心子產之心也爰及有年三物並興五教並起令君則邑之慈母太母則家之嚴君彊教而說安君子之豈弟具矣穎封人有母一言而格莊公律之錫類成親孝之屬也公父文伯有母愛而知勞閨惟繩墨之言至今誦之不絕顧文伯未有樹也其教不刑古之論孝有三必博施而後可言不匱夫是之謂大孝令君其穎出乎哉諸吳世受素封足當巴婦母以子貴累

下 璽書乃若民社著勞則自今始由憂民以及憂國寧詎以樹背坐忘史氏奉太孺人而西不違咫尺裏言在耳輿誦在塗願更侍而悉數之業已載之彤管吾宗以比鄰密邇世媾諸吳伯章爲肺腑親連二姓之好三世具在甥館故余得聞梱內之言其言有當於父母臣子之間故足術也奚斯之頌壽母則魯先鳴卽善頌無若奚斯蓋宗國之胤也

### 東序合語

尚書公歸老十年今茲耄矣會使者以觀風至下車及公門于時博士諸生聚族東序則以古昔天子巡

狩問高年者就見之自后不省方使者奉面命而將  
事方國有達尊在則禮然亦猶行古之道也其在邦  
禮諸卿相年及告存則遣使存問於家優以異數弘  
正嘉隆之際篤生非常之材天將命之光轉巍巍兼  
錫難老 今上端拱而治簡在股肱之良不惟其齒  
惟其人七十致仕之議始格若太宰若御史大夫率  
循例引年固留嚮用至於八十賓而不臣以故國有  
老成鄉有耆舊林林摠摠享有天年天所樹也今之  
嶽立者亦惟元老一人上卿四人及我殷公六君子  
其選也比年存問先及鄴下雲間二老率由文學侍

從起家資適逢世殷公由爭臣而歷計相惟庇民經  
國爲孳孳要以功烈勲勞無出公右其斯社稷之役  
鄉人率以上里爲營丘顧今之在事者有三難疇能  
杖忠信而勝任其一禦虜其一峙儲其一治河三者  
公嘗筴之矣西陲告急公曰無難 天威在焉天驕  
東矣第軍儲不給此當濟以權宜公故平百粵省餉  
數十萬金則已然之效也先是河患告急公曰無難  
萬貨之湊京師不脛而至宣防瓠子璧馬何功川后  
效靈直以不治治之耳卒之明若觀火率炳幾先乃  
今家食有年曳登朝之杖而杖州里有如破拘格審



便宜良士番番周得什二今之胡考宜莫如公則其  
勲庸載在彝鼎則其膂力毫不勦勤卽舉千鈞任之  
烏獲何有或爲國家守成法猥云未之前聞持議  
滋多請置勿論乃若存問自天子出有司之秩節  
可與概諸鄉評壹稟于庠序諸生從都人士告之郡  
縣監司專達使者以聞胥後命都人士喁喁響應遂  
布狀邇上之公聞而愕然都人士休矣崇高者多重  
厚壽考者多舒遲老夫顧以躁得大農以佻得大耄  
猶幸見容于堯舜之世天佚我以餘年乃復徼非望  
而狎主恩是無饜也老夫耄矣俯仰謂天人何願

蹈東海而避之不敢聞命遂入白郡縣袖其狀以歸  
都人士告諸薦紳持之力于是許相公造東序與吾  
黨十有二人俱謂公言固當且冥合玄德知足之足  
常足故能敝不新成概以功成不居則深根固蒂之  
道也上德不言德上壽不言壽功高者不伐名高者  
不爲賓寧詎自閉乎哉亦惟虛其心而不宰後其身  
而不先老氏先得之具曰龍德且也五嶽尊矣厥有  
崑崙恒星可名厥有含譽斯章亥所不能步保章所  
不能齊者也公故嘗爲代山華爲招搖乃今爲崑崙爲  
含譽跂者絕覲者希諸君子務杓黃髮爲邦人休毋

太函集 卷之十九  
三十五  
撓高尚道昆竊以春秋出於月旦都人士知所尊天  
道好謙尚書公知所讓衆言折諸有道相公知所從  
語曰身隱焉用文則相公自道也于時方司徒弘靜  
羅中丞應鶴江太僕東之程光祿奎凌監司瑄方督  
學萬山程漢陽金程雲南道東汪比部在前吳司理  
中明黃進士全初羣起而和二善皆得願特書惇史  
質尚書公不佞唯唯

太函集卷之十九

太函集卷之二十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五首

秦漢文鈔序

馮晉叔先不佞成進士故以經藝名家及晉叔守尚  
書郎則不佞同舍于時諸曹群聚而講業不佞默默  
而目親之即不言二三君子固知其有合也及不佞  
操戶說晉叔默默而目親之即不言不佞固知其有  
合也頃之並受疆事晉叔以觀察終胄子有翼舉孝  
廉世其業則以先子籍秦漢文百六十首手澤存焉

六四集 卷之三  
余小子將版而傳之明公序矣不佞受而卒業其所財擇大率與不佞同夫稽古擇言則昭明三尺具矣集衆長要獨至不亦恢恢乎哉第什三由前什七由後彼徒趣時爲汲汲而道古者或將求多其後尸祝昌黎三家作配祧秦裕漢芻狗昭明、國初當阼主之不啻七鬯陵夷滋下合莫之謂何弘治中興昭明用禴作者更從其朔非先秦兩漢不譚斤斤乎奧六籍祊六朝由此其選也第各可其可各然其然概于其中夫各有當故從其所入則異從其所適則同譬則千門萬戶即一舉足皆王宮方丈八珍即一舉箸

皆玉食以同而異雖異不害其爲同可於可然於然皆是物也疇昔相視而莫逆者其在斯乎孝廉善讀父書布之與當世共有典有則豈直貽子孫乎輪扁有言父不得而喻之子疾徐甘苦得之手而應于心雖有異聞殆難以口耳遇也故入不必同要之遇合適不必同要之悅心其或不然直糟粕耳乃今觀察之所籍孝廉之所傳望而眡之慎爾而微至矣然必中規萬權量而後謂之國工代匠斲者亦唯以神遇之耳不則觀察往矣不佞惡乎序之

顧聖少詩集序

顧聖少吳人吳人習詩者累百聖少獨不能詩既而  
避地燕趙間趙王客善詩善聖少客言之王所王授  
簡彊使聖少賦之詩奏坐客皆驚即習有名者爭下  
聖少是時王郎講業 闕下諤諤諸名家王郎生吳  
中雅不喜吳語一見聖少愕然曰公柰何從馮軾之  
士輒一鳴驚人邪自吳苦兵公幸而北使公不北日  
與鄉人俱即能言直吳歛耳將靡靡然求合于里耳  
惡能操正音邪譬之行者自中國而之代必面冥山  
即三月聚糧至矣假令取道越人而南走越及其覺  
也反而之代謂日莫塗遠何公亦夕春糧耳質明而  
見冥山幸無適越者先公也其後聖少自趙之楚聞  
楚有高陽生者持高論則挾策往謁之高陽生言與  
王郎合聖少目攝生曰噫太甚然則吳皆非邪曰二  
三子在吳何可非也若陟冥山徐迪功先登王郎絕  
塵而出其上矣顧迪功名以弘治諸君子王郎名以  
歷下生聖少名以趙客凡此皆北游者友也聖少好  
游愈甚吾安知其所稅駕乎聖少勉矣

天寶江氏家譜序

江之命氏自伯益始其南徙陵陽也自漢尚書子文  
寵始譜江氏者自唐御史萬澄始其後譜者六七作

成化而下則鄖陽別駕譜之別駕善汪襄陽汪襄陽者新都人也別駕言于襄陽曰僕家食時竊有志乎宗祏之載斑白始從吏事日跋跋不得休而違始願蔑先人僕之所大恐也乃假手於故人厚善者仍舊載而增損之業既成君侯定吾譜矣襄陽曰敬諾不佞幸得習於次公居鄰國也仕鄰國也次公有不朽之盛事不佞何敢無辭不佞以禮發家而宗法在禮宗法墜地人道不親譜者宗之遺也我 國家世及之禮宗法存焉其餘則自卿士以及庶人一切廢格幸而僅存者唯譜耳即使文獻不足世系無徵皮之

不存毛將安傳將欲循古而合族則何以哉秣陵以南故家遺筴往往具在論其世者可攷而知吾宗自漢龍驤渡江來至唐貞觀始譜後之作者代起而唯近世訕焉不佞嘗與宗大夫言他日弛於負擔幸有餘力願合本支則古昔成一家之書乃今在外者十有五年猶不遑暇次公始有官守輒折簡千里之外不旬月而譜成何汲汲也夫二姓之始遷在漢譜之首事者在唐乃其昌阜于二郡之間率相等埒此兩人者同情而異趣何故哉敬宗故收族尊祖故敬宗察其所由有至不至也嗟乎宗法亡而譜存存者名

牘耳三代之所爲教豈必盡亡至如服屬有差稱名  
有等亦猶行古之道也彼或入里門不下車在期功  
不廢絲竹雖謹厚賢達者猶將不免况其恣恣者哉  
故文稱情則禮在文滅情則禮亡禮之亡無用譜矣  
次公居常有孝友之譽語在何先生傳中本之以躬  
行約之以典禮此親親之上務也鷓鴣非族而化螟  
蛉非類而肖凡在族類其所不者幾希由斯以談譜  
也者次公之擯詔云爾不佞躬行未得其何以繫吾  
宗即不佞有成言勿亟可也

留醉軒集序

襄陽多甲第而李將軍以好客聞將軍居第之西爲  
便坐其前爲亭方丈花木羅生亭南則累石爲山山  
可及雷有間道出山下鑿仄爲戶留醉軒在焉軒廣  
倍尋深尋有半覆茅其上不斷不塗抱机而居圖史  
具在將軍時時飲客客醉輒卧客其中余出守者三  
年乃始入室下帷就坐則顧山人與俱余語山人曰  
余聞塞上諸將軍其齋用過當甚者土木皆文繡履  
地皆氍毹擁燕姬鳴趙瑟夫豈不驩一旦援枹則左  
右狼顧無所錯手足彼其所驩者惡能長守乎哉將  
軍得賢主而事之曳長裾於七仞之上退朝則召賓

客張曲宴不出戶牖而所樂存焉藉第令連墮於廷  
終不以彼易此矣山人唯唯於是將軍乃徧觴客屬  
客賦詩余詩先成且當祭酒遂從將軍授簡直將爲  
坐客嚆矢云

貴州鄉試錄序

歲辛酉貴州當大比士巡按監察御史巫繼咸在部  
修成法而紀綱之會某某等受聘自四方來乃以某某  
領考試某某同考試先是則某某領提調某某領監  
試凡內外慎擇可者而後授事御史陳事周慎務精  
白爲執事先乃合提學副使况叔奇所選士二千有

奇既三試得三十人次其名氏若其文之可誦說者  
籍上之某以役事宜宣言於首簡竊惟唐虞三代  
之盛治博稽載籍可攷而知近者侯甸遠者要荒莫  
不靡然顧化其在荒服則唯聲教加焉固未聞其興  
文物登賢良儼然與中國齒也貴州古荒服及我  
文皇帝疆理天下始設藩臣部署之 皇上中興文  
教四達貴州得專貢舉視諸藩同士應感而興丞丞  
嚮用蓋千古之希覲六籍之所不能談者也乃今聖  
作物覩悠久無疆草莽之臣比屋可舉况我 國家  
疆理之域 聖天子所加志者哉某自受聘以來輒

六日集 卷之三  
六  
咕咕自喜竊以人微資薄無可以稱明德顧今幸而  
在事竊自附於以人事君者之心爲庸多矣比既畢  
事退而深惟曰未也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榱題  
棟桷務勝其任無寧以不材錯置之其直中繩方員  
中規矩材木也櫟社之木雖大無所取材比年有事  
明堂徵材黔中諸部求之者不遺餘力矣即使不呈  
其材而雜以櫟社將焉用之乃今以尺寸之技而論  
士則其言勁而正闕而深踈達而有直體材矣他日  
得一當 聖主使各盡其所長豈惟其材之足多而  
在事者且自託於不朽使徒言有枝葉在事者冒然

舉之而終不可以納於軌物登于明堂是櫟社之類  
也在事者將安所傳其罪乎三代之興有周得人爲  
盛仲尼操議於千載之下則唐虞首稱蓋壽考作人  
非獨其帝德茂也亦必久于其位而後天下之化成  
堯舜是已當時則臯陶邁種厥有昌言此所謂材也  
彼其靜言庸違者非櫟社邪 今上即位垂四十年  
治功爛然直與唐虞爭烈多士生堯舜之世且於其  
身親見之蓋千載一時也居常自許則唯帝臣之揖  
讓何論三代之英乃今挾策而干有司且以言揚矣  
他日之所以自獻其身者將安所決策哉信能操堯



舜之道以往而無忘其平生之言則一臯陶進矣豈  
惟在事者可幸無罪而以人事君之義其殆庶幾乎

怡晚錄序

夫學者屬書離辭壹稟於六籍概於作者之軌其長  
短可得而言則隱約之思有至不至也古昔尚矣自  
說士興論議滋起遂使世儒闇於大較而多所菲薄  
其末流何可勝道哉漢收遺軼而潤色之蓋亦有足  
術者輓近世持文墨論士率祖習於靡麗之辭而不  
軌乎正義其後二三君子一切厭棄之削雕爲朴引  
於大道不可謂不賢矣顧其志在張皇紛紛排擊外

氏詆之城旦書耳古之作者不遑佔俾之教即有論  
著而誦法無窮乃今學士大夫鮮不兢兢於本業童  
習白紛卒湮滅不載即宗儒得其大體猶不能無異  
議彼自託無能之辭猥云不朽之盛事豈不難哉故  
孔子曰予欲無言則言者作述之具而非聖人之上  
務也上之勒一家之言務立門戶下之拘學牽俗直  
爲取世之資遂使作者之志荒眇論不少概見余甚  
悲焉往余言詩書游君所則游君謂余知言會 上  
督過諸中郎游君謁告者三月退而深念曰是臣之  
罪也顧 上賜以不死謂餘生何乃胠篋出書徧讀

之而論次其指要爲書甚具且屬余定其文嗟乎游君夙昔自負務功見當時乃徒屈首著書僅僅取卒業豈日暮塗遠顧舍彼取此哉語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此其本心也千載而下余小子安能定其是非然要其歸則閔廓深遠大都憂患之思創艾者之所爲作也視彼曲士拘拘務信其說於天下不可同年而語矣往游君謂余居常持論得一當生僕願執旗鼓以先孺子乃今受書游君猶不能竟其義藉令並驅於世引作者之繩墨則游君在余小子寧詎能乎

### 婺遊記序

閩封人曰孔子有取於狂簡蓋庶幾乎中行藉得狷者與俱將鴈行而第之耳今之論人者殆異即跬步出入輒毛舉而病之必其擇地而行然後乃爲無失是左狂而右狷也謂孔子何余對公車蓋從鄭大夫後旣而受婺下邑則大夫先在婺中大夫喜游爲邑且不廢人曰令爲政屈首治程書日不遑暇無事游矣大夫笑曰不能政將害游游無害政於是好游愈甚而政益有聞有頃大夫進監司或者從而毛舉之矣夫嵇康阮籍古所謂狂者也使得孔子而事夫非

倚門鼓瑟之徒與世方以狂見病過矣大夫當明盛  
世無論此兩人顧世俗求多於大夫視此兩人者等  
耳大夫未嘗病世而世病大夫於是去而爲采真之  
遊且翩翩然避世矣嗟乎亦大夫能病世耳世惡能  
病大夫也余受疆事大夫儼然過之挾策而語曰子  
雅言婺州故事後世宜有聞乃今有成籍矣大夫俶  
儻疏達之節稍稍見籍中不具論余懼世人有所而  
無心將復以此爲大夫病乃折衷於孔子且爲大夫  
建鳴鼓云

歌世德詩序

余在告雅聞休父老誦令君賢令君奏程書考上上  
詔賜爵令君父母視其官長沙公既拜 命永安令  
君乃還縣里巷歌曰稅朝車兮我土蒙上賞兮延父  
毋侯歸兮民安堵歌四起休父老屬余書諸策侯太  
師采焉某曰敬諾父老獨不聞麟之趾乎不有麟安  
取趾顧父老知令君耳烏覩長沙公之卓犖者哉余  
幸得附令君籍居子行聞長沙公狀甚具長沙公故  
以經術著 詔列侯比年獻士簡異等乃籍奏公頃  
之除長沙府幕長徐相國聞之喜語長沙曰極知君  
薄吏事乃今得幕長徒主簡記畫便宜左右二千石

此任職不難君行矣長沙公入幕府輒籍沙門田置學舍勸作學士上官以爲敏且引用公公業以解印綬去嗟乎長沙官薄賈生以流落特聞公材不讓賈生不旬月去楚其居常蘊藉者將安施之公舉丈夫子六人皆能讀父書卒公之業令君方以材重新發於硯其所在得民和稱治平第一寧詎非世德之橫被哉人亦有言澤不湮不流光不鬱不發即使公曳長裾從郡大夫後所就業董董耳無寧程督其子姓接袵而起自致青雲之上歸父母顯名不猶賢乎先是相國移官延平獨推轂長沙公長者退語人曰世

方務浮沉林公負俗獨行赴義如飢渴避不義如湯火賢矣賢矣而令君有父風徃徃引當否以莊憚用事者新會盜起監司請發卒捕之令君力爭不可無何令君且出境陰召壯士授方畧俘馘以聞令君爲植城休寧有格令君議者宣言曰席不煖矣猶然興大役謂多口何令君不納令下傾邑皆來會約日告成功其彊直任事此可概見當今之時簿責急而忌諱衆必彊直任事之士斯可決策立功誠使得居中與朝廷議必多所發明古之骨鯁之臣皆此屬也在令甲賞延所自出壹以其爵爵之周澤渥矣顧今之

乾沒者亦冒然蒙賞格惡足爲重輕要以上不辱命  
下不辱親是爲難爾令君負竒節駸駸嚮用藉令不  
改其先路著功名於春秋長沙公且誦義無窮譽命  
轉至何論今日夫積石旣導九河湯湯炎火燎原必  
先蘊草其湮鬱者然也必湮鬱如長沙公而子姓之  
功用始大父老之誦令君者是已柰何失長沙公父  
老謝曰鄙人何知徒嚮其利者爲有德微大夫之言  
且倍本矣願徧告之里巷係之以世德之歌某曰善

### 會約序

余觀于鄉校豈不烝烝乎多士哉其稱述本之乎性

情不失先民之故業顧獨持其高論往往不能下人  
余東游習於吳越之士大都樂群敬業猶有足多即  
華實不同而廣狹辨矣余諸弟家食相率爲會視吳  
越所爲余在行間則抵余而受功令嗟乎余釋業且  
久顧方有疆場之事詎執旗鼓爲二三子鴈行邪雖  
然余嘗聞道於君子矣使道而在已也則聖人未嘗  
絕人使道而在人也則聖人未嘗失已然則道惡乎  
在亦在乎人與已之間耳有善則人與已共成之有  
不善則人與已共改之舍已從人用人惟已皆是物  
也豈直討論之末務而已哉吾聞吾鄉之爲會者未

同而語率多面從挾筴而誦之不啻膾炙負牆而立  
業已目攝而腹誦之以若所爲肝膽楚越耳使二三  
子而得聞聖人之道四海兄弟何論門內之親不然  
即得免爲鄉人幸矣二三子謂余言何然

福建鄉試錄序

皇上壽考作人化洽縣寓今年甲子撫運維新於時  
中外有司復當鄉試屬臺臣陳言鄉試利弊詔下  
其議禮官禮官列便宜九事以聞上悉嘉納巡按  
福建監察御史陳萬言監臨試事奉明詔而紀綱  
之會某等受聘自四方來則以某司考試某某同考

試先是則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及諸執事皆就  
列御史申詔令誓衆曰以人事君人臣之上務今

日之事所不如明詔者謂人臣何乃合提學副使姜  
寶所簡士二千二百有奇進之三試得雋者九十籍  
奏之某不佞宜宣言於首簡惟閩僻在南海至漢始  
與中國通其在古昔盛時不遑疆理徒以聲教所暨  
喁喁向風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此非文明之域其應  
感殊哉明興以來閩得人爲盛蓋天將開我  
國  
家文明之治則宋儒爲之先鳴歷數百年臚傳響應  
今天子南面而治久道成化愈益斌斌比年日本苦

大日集 卷之三  
閩士未知所息踵賴 天子神武詔司馬徵師司徒  
轉餉一舉殲焉由是文學諸生始得脩其故業即文  
德四洽萬國攸同要以武功耆定戢干戈而俎豆之  
則閩士獨也士既錄行且偕計吏上公車駸駸乎嚮  
用如將圖報於萬分之一則何以哉語曰天下無害  
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賢者無所立功方今  
聖明在上家稷契而人臯陶藉第令爾多士畢登譬  
則加乘鴈於渤澥之濱曾何益於多寡之數惡在其  
能報也今夫天生而不有長而不宰天固未嘗責報  
於人今夫父教之義方弗納于邪父固未嘗責報於

子仁人不以天之高明而忘有相孝子不以父之燕  
翼而忘克家此唯自盡爲兢兢要亦以不報報之耳  
人臣事君如事天天工人其代之敢不自盡事君如  
事父夙夜匪懈無忝所生敢不自盡幸而在事奈何  
以君上之巍巍而退讓邪衮衣罔缺不廢紉箴玉食  
在前不掩芹美此之爲報則人臣之本心也 聖天  
子德象重玄道彌六合嘉生溢於帝籍上瑞集於宸  
居其在草木昆蟲猶然效神奇而應明德何論多士  
頃者吏習於恬嬉俗流於弟靡天子弊羣吏之治埽  
而更之乃今茂對昌期作新髦士務得真材潤色鴻

業衍億萬年有道之長申令敕法程督有司慎始進也御史暨諸執事對揚顯命罔或不虔禁機利傲干擷斥雷同擯勦說業已不遺餘力某等屈首受策退然如將不勝目之所擊口之所誦手之所披於吾心惴惴然懼無當於軌物蓋不敢不虔其始庶幾乎以人事君之心有司之技單於此矣由此而圖厥終則多士事也非有司能也某始畢事肱篋發篋覆讀多士所爲文其指遠其義章其言必稱先王其持論中當否其思隱約其出謀發慮達國體之宜此非儲精應會儼然以帝德照臨之宜不及此有司得此以進

其愉快可知雖然懼未釋也士不聞古人之善相馬者乎直中繩曲中鉤方圓中規矩國馬也此可以形容筋骨相也乃若天下之馬必自牝牡驪黃之外求之此唯九方臯能耳某下才也索尔多士於方圓曲直之間則既當於吾心吾且知爲良馬矣異日躡躡而入天子之庭其爲九方臯者何限假令執策當道超軼絕塵則天下馬也上也次之則範我馳驅猶不失爲良馬脫或詭銜竊轡失故步而倍周行敗矣終之不令慎始何爲有司將何所傳其罪也某以一日長乎多士不敢廢久要之言尔多士務自盡而慎



有終無違尔共惟帝臣之始願於有司得矣有司亦將持此以報天子况多士乎

筠丘詩卷序

余忘年而友陳達甫不啻通家汪惟一爲達甫甥遇余海上凡三上謁挾策而進曰先世遺業一丘樹竹若干畝元客游千里外心竊竊然念之往天目徐先生使江南善吾舅頃介吾舅幸得及先生門既又介先生幸得謁濟南李夫子賦詩相勞多元不忘故丘元終身佩之毋敢失墜明公在庶幾幸而教元敬聞命嗟乎海陽俠窟耳約則爲厚利侈則爲名高其所

游談大都夸毗者之所爲務也君顧嚴事作者得一言則九鼎重之蟬蛻而御秋風冷然善矣由此而游道益彰得善言益衆譬則鳴鏑所射莫不控弦從之兩君子是也史稱渭川千畝得比列侯由君所得輕重之何論千戶夫以兩君子爲之鳴鏑余安能以拙射辭達甫雅重吾三人聞此而喜可知也

信州藁序

詩三百或出里巷或出學士大夫其言壹稟於性情至今誦之不絕其後則藝士爲政而里巷無聞顧憂患者思深阨窮者憤發君子猶有取也陶謝以還作

者或在郡縣彼其孳孳民治務盡里巷之情民憂則志憂民喜則志喜雖或不軌于風雅其亦性情之遺音乎江信州居郡三年得詩若干首詩出郡人輒籍而傳之籍成信州且移官去夫信州治郡率與民同憂喜其大較具在籍中乃今徒以疆事左信州天殆將窮信州也人亦有言詩窮而工信州有山人兄以工詩著如使信州釋境內之累操隱約之思伯仲相持力追風雅瞠乎其後窮可矣窮可矣彼求多於信州者顧不爲信州地邪信州笑曰余嘗喜誦伯子所著憤論諸篇蓋庶幾乎聞道其未也頃余在官疾幾殆一

時親交且痛哭去矣余幸而得活又幸而得奉先人之遺體守先人之敝廬余方將衣大布著田間冠與擊壤康衢者爲伍余何窮又何求工爲也嗟乎擊壤康衢何論風雅信州將游心於伊耆氏之國而余方索信州於作者之林信乎余之未睹信州也余惡足與言詩

南贛督府奏議序

公卿大夫以奏議名當世者宜莫如陽明先生先生具文武才其勲業由南贛起今所稱載則在南贛者居多余嘗侍堯山吳公論作者之軌公則以人臣敷

奏務深切著明陽明先生是已時公爲御史數以言  
事當上心其後三年開府南贛公所經略修新建  
之成法而損益之當是時閩廣視昔多事內苦山寇  
外苦島夷開府部署其間四顧不給且兵食少人人  
以爲難公言新建當 教皇帝時猶能宣布朝廷威  
德乃今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即負新建名高其何  
敢廢疆事於是鞭策將吏無論外內姦宄一切芟夷  
之先後以捷聞凡數十牘其諸陳便宜課殿最若越  
人視疾察見府藏而投禁方若庖丁奏刀肯綮立解  
若弘羊握筭不爽秋毫所謂深切著明於是乎該矣

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  
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千里彼中稱兵如  
薙草不旋踵而萌焉先是有司務相蒙往往藉納降  
以逭簿責當事者唯唯庶幾乎無及於其身一何餒  
也以故言多枝葉尚何取於能言自公入部中有以  
求撫來告者公宣言 天子神武不怒而天下舉安  
即一夫陸梁柰何貸 天子法或謂新建舉無遺策  
卒未奏全功乃公務囊舉之賢於新建遠甚公亟謂  
否好從事者毋失時新建未嘗具節制之師徒以賊  
攻賊互出奇耳藉第令持久其技將窮所謂以奇爲

正者也固一時也乃今師武臣力稟廟筭而左右  
之即舉其全宜無不濟又一時也此其慷慨感憤之  
氣本之乎精白一心壯矣壯矣猶之操觚舳而汎雲  
夢惡往不可哉嗟乎新建以彼其才日在疆場其所  
建白徒以用武終焉即使揖讓聖主之前贊宗  
廟社稷之畫策蓋猶有足多者乃今李大夫集公奏  
議要亦不越乎一隅上方修南贛功由此入侍中  
操大議余將以三隅觀也李大夫聞此則亦以余爲  
知言

紫陽書院會錄序

今上改元修先帝之業申布功令廣厲博士諸生  
郡大夫入新都與詔會郡大夫則以先儒父母之國  
高皇帝首善在焉乃今責在守臣其何以奉明詔  
於是宣上德意務振起儒林其年籍上太常都人  
士爲盛明年夏進七校諸生畢試之又明年春置諸  
生高等講業紫陽書院議上督學使者得七十七人  
則皆造紫陽北面受教郡大夫宣言日記有之粵無  
罇秦無廬秦粵非無罇也廬也夫人而能爲罇也廬  
也朱子由新都起夫非秦粵之般倅乎語文學於新  
都則夫人能矣雖有良工不廢繩墨雖有良冶不廢

六國集 卷之三  
鑪錘言專習也自今與多士約居有廬食有餼則在  
有司會有期執有業功有程則在諸文學月終就郡  
中試則不佞若二三大夫多士勉矣多士退而相齒  
繫姓名第少長籍而記之籍成則以屬道昆爲序嗟  
乎世所謂良二千石日孳孳治程書彼方以俎豆爲  
匏瓜無問逢掖郡大夫顧獨以文學與吏治多士幸  
哉昔仲尼之徒多在魯國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何  
斌斌也藉第令嚮用亦將有志乎三代之英當是時  
回以爲邦賜以專對由以治賦求以理財視禹稷夷  
夔瞠乎其後使得見諸行事非徒託諸空言耳由漢

以下諸儒無慮百家至朱子爲之折衷而後衆言乃  
定于一蓋六經之檟詔孔氏之宗臣也彼其及門之  
士往往在閩越間大都守在一隅猥以吾道爲口實  
道合則與不合則非紛紛說辭其於身通何有如使  
得志直以土鼓而諧八音吾懼其所習非所用也而  
閩越乃竊比於鄒魯其然乎其然乎我 國家以經  
術論士士壹以經術發家若諸有名公卿大夫其功  
用較然可覩顧纍纍干進單出一塗甚或竊膏沐倚  
市門幸得一當蹇脩他不遑恤及既遇合將一洗而  
棄之經術之謂何何論六藝乃今遇縉紳學士與之

語回賜退然避席不居與之語閩越諸門人頷之而已夫既高視閩越顧猶沿當世而趨下流非夫也郡大夫奉天子明詔簡多士而程督之則以多士務正學操異能斌斌皆仲尼之徒也概諸六藝抑亦身通乎其未邪石無當於玉而玉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多士乎新都山水隩區其人民土俗郡大夫亟稱之矣多士疇昔自許曾何有待而後興乃今明詔詔之郡大夫奉而行之諸文學董之良友輔之猶之鑾和在車執策而臨大道或推或輓焉往而不宜夫以鄒魯則阨于周以閩

越則錮于宋資不逢世至今猶或傷之今天子聖明羣臣求賢如不及時難得而易失多士念哉當世不患無資顧所養何如耳郡大夫之爲多士養也本之以躬行先之以經術博之以脩古箴之以當時至備矣多士第善自養朝夕相與脩之居則樂羣出則戮力得時而駕豈不千里乎哉他日按籍而名曰夫夫郡大夫所養士也夫夫新都產也朱子鄉人也夫夫仲尼之徒非直閩越之士也當世亦將多士是賴豈惟郡大夫郡大夫謝曰昔聞洛陽潁川皆居治郡第一潁川以經術著洛陽則以賈生知名吳廷尉多

賈生召置門下其後言之文帝乃進用生生以彼其材蓋不負所舉矣不佞何敢望黃霸誠願得士如賈生不佞待罪守臣庶幾可以荅明詔善矣至若有志三代尚友仲尼之徒善之善者也多士幸而出此謂不佞何道昆則以爲長者之言謹書諸策郡大夫姓段氏名朝宗關西人由給事中出守吾郡

送隆上人詩序

新安文獻國也自吾宗聖僧以學佛顯其後無聞乃今隸沙門籍無慮數千百人大都崇事浮屠置戒律勿問抑或治菑畲納租稅不啻若田舍翁三乘謂何

耳郡西清泉寺多名僧往往應詔京師試第一五世遁爲沙門祭酒世其官往余爲郎蓋與左善世源公習源公多所開說時有當於余心余方守儒家言未竟其義其後二十年而余家食則清泉沙門道隆數從余游道隆嘗閱藏金陵善持戒律既又積經三藏日繙經大光明閣中溪南諸長者給奉佛田以供香積道隆師覺忭覺忭師慧濟慧濟師源公然道隆未及事源公所謂私淑諸人者也余東游震澤道隆杖錫請從余謂道隆三藏亦言筌耳未見佛性尚安事言以筌爲魚於魚何有曹溪聞言而應如響其性則

然脫非黃梅其授受未可知也源公爾祖也爾第往  
依之或遠足而服高譚或觀身而從正覺庶幾一蹴  
彼岸可登惡用弊弊爲也道隆唯唯遂杖錫請行會  
上召大將軍大將軍載道隆以往諸大將軍客喜曰  
法門以金剛爲第一義譬則軍鋒隆公幸得從大將  
軍當自此精進矣前茅既發各賦詩贈之

太函集卷之二十



